



標註十八史略卷之三

筑後 笠間益三 標註

東漢

補世祖戡定莽天下及即位都洛陽因景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

補光武帝長沙定王之後景帝六世孫也恭未起兵復興帝室禮祖有功而宗有德

光武中興故廟稱世祖謚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 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發

之後也景帝生發發發生春陵節侯買侯再三世徙封以南

陽白水鄉為春陵宗族往家焉買少子外生回回生南頓

令欽欽生秀於南頓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先是有望氣

者望春陵曰氣佳哉鬱鬱葱葱南陽郡屬河南今襄陽府春陵故城在道州寧

遠縣南頓邑屬汝南德音遂禾秀也 王莽攻貨買泉入以其字為白水真人秀

嘉禾之瑞

蓋禾嘉禾

補光武帝紀云

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長

帝王紀云光武恢廓大度才

明重略故能克

川群雄克復舊

物未及下車先

訪儒雅表行義

興學校東漢之

俗於斯為美然

不在三公事歸

臺閣建武未平

之閒史事刺深

所以中興之美

蓋禾嘉禾

補光武帝紀云

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長

票注十八史略

卷之三

東漢



隆平

身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

日角性勤於稼穡王莽天鳳中

西之長安受高書略通九義恭

未天下連歲災蝗冠盜蜂起地

皇三年南陽荒饑諸家實客多

為少盜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

於宛宛人李通其父李守好星

曆識記嘗讀通曰劉氏復當興

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

陽騷擾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

竟從泉起隆準日角受尚書通大義嘗過蔡少公少公學

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由

知非僕邪日角漢書謂庭中骨起如角尚如字過音戈少

名曰秀事莽為國師僕士庶自稱曰僕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宛人李通

迎秀起兵秀兄縯字伯升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欲復社稷

平居不事家人生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至是公遣

親客發諸縣兵縯自發春陵子弟皆恐懼亡匿曰伯升殺

我及見秀縯衣大冠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自安部署

賓客招說諸帥新市平林下江兵皆來會兵多無所統

一欲立劉氏從人望下江將王常欲立縯新市平林將帥憚

更始

方擾亂漢當興

南陽宗室獨劉

伯升兄弟况愛

容眾可與謀大

事遂歸光武光

武初不敢當然

念莽敗亡已兆

天下方亂遂與

定謀與通等起

於死時年二十八

補漢書云圖河

圖也讖符命之

書讖發也言為

王者受命之徵

驗也

補按隆高也許

負云鼻頭為真

鄭玄尚書中侯

註云日角庭中

骨起狀如日

尋邑

兵濟

更始

軍為將

票注

身是官

竟從泉起隆準日角受尚書通大義嘗過蔡少公少公學

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由

知非僕邪日角漢書謂庭中骨起如角尚如字過音戈少

名曰秀事莽為國師僕士庶自稱曰僕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宛人李通

迎秀起兵秀兄縯字伯升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欲復社稷

平居不事家人生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至是公遣

親客發諸縣兵縯自發春陵子弟皆恐懼亡匿曰伯升殺

我及見秀縯衣大冠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自安部署

賓客招說諸帥新市平林下江兵皆來會兵多無所統

一欲立劉氏從人望下江將王常欲立縯新市平林將帥憚

其威明遂立更始以縯為大司徒秀為將軍騷擾也宛音

而使我言伯升必敗秀狗昆陽定陵郾皆下之莽遣王邑王尋

大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驅虎豹犀象之屬

以助兵勢號百餘萬旌旗千里不絕諸將見兵盛皆走入

昆陽欲散去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自將步騎千餘為

前鋒尋邑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曰劉

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尋邑兵却諸

部共乘之連勝遂前無不一當百秀與敵死者三千人衝

其中堅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邑陽城中守者

亦鼓譟出中外合勢呼聲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踐伏

票注 卷三十一 東漢光武 頁八



補蓋已與服志  
曰大冠者觀武  
官之冠東觀記  
曰上時絳衣大  
冠將軍之服也  
補按新市人王匡  
王鳳為渠帥眾  
數百人藏於綠  
林中綠林山名  
補綱鑑註置尉  
軍門都尉也先  
新莽時連帥韓  
傳上言蓬萊東  
南五城昭如海  
瀕有奇士身長  
一丈大十圍自  
稱巨無霸輜車  
不能載三馬不  
能勝臥則枕鐵  
以鉄善食

尸百餘里會太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虎豹皆服戰溺  
死漢川者萬數閩中聞之震恐海內豪傑響應皆殺莽故  
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旬月徧天下續兄弟威名日盛更  
始殺續秀不敢服喪飲食言笑惟祝席有涕泣處更始數  
拜秀大將軍封武信侯未幾以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  
所過除莽苛政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  
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  
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更始常才帝王木  
業非所任明公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  
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

鄧禹

補按更始即淮  
陽王名玄春陵  
戴侯之曾孫也  
莽未漢兵起諸  
將立以為帝在  
位二年降於赤  
眉遂被殺及光  
武即位詔封為  
淮陽王

補通鑑云新市  
平林諸將以劉  
續兄弟威名益  
盛陰勸除之續  
部將劉稷聞更  
始立怒曰本起  
兵圖大事者伯  
父兄弟也今更  
始何為者邪更  
始收稷將誅之  
續固爭李軼朱

計議定陵荃蹄云在潁川郟音偃郟城縣屬許州巨無霸  
走音爽奔去聲級等也秦法斬首一賜爵級故因謂斬首  
為級當去聲中堅中軍兵最精銳故曰中堅呼去聲濟亂  
也注淮也服戰足震慄也漢音雉水出南陽東入于海萬  
數之數上聲善笑通鑿云如平常幾如字過音戈南陽府  
屬河南非前南陽郡也封拜侯拜爵竹帛自古書契多  
編以竹簡或用絲帛為之故曰竹帛攬音覽不足定也不  
足言易也胡曰禹初見帝勸其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  
高祖業救萬民命厥後又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  
少此數語者皆非諸將之所能及雖伊周之徒啓告其君  
不過如此是以以此而圖形雲臺藏名石室為東京元功真  
無愧也

邯鄲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嬰入邯鄲稱帝徇下  
幽冀州郡響應秀北徇薊上谷太守耿況子奔馳至盧奴  
上謁秀曰是我北道主人也薊城反應王郎秀趣出城晨  
夜南馳至蕪蕪亭馮異上豆粥至饒陽之食至下曲陽聞

補按更始即淮陽王名玄春陵戴侯之曾孫也莽未漢兵起諸將立以為帝在位二年降於赤眉遂被殺及光武即位詔封為淮陽王

王郎

票注十八史田卷三

東漢光武

東山崖室



王霸

精因勤更始并  
執綬殺之秀自  
父城馳詣宛謝  
司徒官屬迎車  
秀秀不與交私  
語惟深引過而  
已未嘗自伐昆  
陽之功又不敢  
為服與飲食  
言笑如平常更  
始以是自歎乃  
拜秀為破虜將  
軍封武信侯  
補按長安更始  
所都言時任光  
在信都奉更始  
命以城守故勸  
世祖赴之註誤  
補按長安更始  
軼與續兄弟善

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  
秀使王霸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說曰水堅可渡遂前至河

冰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幽州屬北平今大興府冀  
州屬北平即滹陽郡奔音甘盧奴筌蹄云屬定州上謁

計州屬北平即滹陽郡奔音甘盧奴筌蹄云屬定州上謁  
之上上聲趣音促燕薊亭在涿州薊音屬平聲粥音祝饒  
陽縣屬晉州下曲陽縣屬保定滹沱音呼駝河水出代郡  
南城東流與易水合至文安縣入海案光武渡處在今邢  
州候吏王道路迎送猶今  
之驛丞也斷音斯冰解也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

馮異抱薪鄧禹熬火秀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

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為長安城

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縣皆已降王郎獨信都

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光出聞秀至大喜彤亦來

會發旁縣得精兵移檄討王郎郡縣還復響應秀引兵拔

廣阿南宮縣屬冀州燕如劣切燒也燎音奈上聲炙也下  
博邑屬信都信都郡名即冀州城守謂守信都可為

長安之註任音壬和戎漢書邳彤傳作和成王莽分鉅鹿  
為和戎郡今沿革未詳彤音融檄音刑入聲符檄說文云  
二尺書也廣阿披輿地圖指示邳彤曰天下郡縣如是今  
始得其子前言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散亂人思

明君猶赤子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也耿

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秀於廣阿進拔邯鄲斬王

郎得吏民與郎交書數千章秀會諸將燒之曰今反側子

自安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謂馮異也為人謙

退不伐諸將每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有此號更始遣使

披輿

斬王

馮異

後更始事新貴  
秀戒續曰其人  
不可復信  
補綱目註云鄧  
禹進說曰歷觀  
往古聖人之興  
天時人時二科  
而已今以天時  
觀之更始已立  
而災變交興以  
人事觀之帝王  
大業非凡夫所  
任分崩離折形  
勢可見况明公  
素為天下所嚮  
服為命之討務  
延英雄當得有  
功道志於衆與  
衆同好靡不成  
丁南湖曰鄧禹

票

注

一

東漢光武

四

東

漢



謂劉秀綱自不為之大書但書於分註以見禹無苟進之志補求嘉陳氏曰古之人君不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也必然之數者天也漢之高光蓋嘗得乎天矣惟水之圍幾入乎項氏之手矣而以大風脫濠泥之役幾填於餓虎之喙矣而人以水合濟是豈人力也哉天也二君於是不足以

劉秀為蕭王令罷兵耿弇說王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王擊銅馬諸賊悉破降之諸將未信降者降者亦不自安王救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案行諸部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乎悉以分配諸將南徇河內赤眉西攻長安王遣將軍鄧禹等兵入關禹薦寇恂文武備具有收民御衆之才使守河內王自引兵徇燕趙擊尤來大槍等諸賊盡破之王還至中山諸將上尊號不許至南平棘固請又不許耿純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留時逆衆恐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

諸將請上尊号

推赤心置人腹

其幾不免者即迫亦不以世勢而免者自質也且益聽一傑之謀而延攬二十八將之族以伺其隙而俟其可乘之機卒之攻下之兵合而項氏擒邯鄲之戰交而王即虜是果天耶人耶能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滅於睢水脫而成於垓下之一勝光武之中興亦不在於濠泥之濟而在於邯鄲之克則知人君之有為

馮異亦言宜從衆議會儒生強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群臣因復請乃即皇帝位于鄴南改元建武殷園也今反之不伐義功曰伐屏音丙退也遣使之使去聲今羅之令去聲不就徵貳於更始始此銅馬當時賊号降音項平聲下並同語去聲推音吹河内郡屬河東今懷孟府恂音荀尤來大槍亦當時賊号也槍音鏘中山府屬河北中音仲上尊之上上聲南平棘縣屬越州指音綠棄也強上聲姓也野叶上與切為主已上二句並符文也四七漢書註四七二十八謂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一十八年也火為主漢火德也言光武當興於此鄒音容邑屬定州光武後改為高邑

○赤眉樊崇等立宗室劉盆子為帝年十五時在軍中主牧羊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帝劉盆子朱虛侯後世次未詳徒跣步行曰徒赤足曰跣音先上聲汗當作汗

○賊入長安更始走帝下

赤眉立劉盆子封更始為王

票

主

卷三

五

東漢光武



以卓於天下者其可不以人而勝天耶

論光武先務補綱鑑注云地象車輿載物故云輿地

入都洛陽鄧禹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

關西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此南朝曰

赤眉破關西入都洛陽鄧禹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此南朝曰

關西入都洛陽鄧禹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此南朝曰

關西入都洛陽鄧禹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此南朝曰

關西入都洛陽鄧禹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此南朝曰

關西入都洛陽鄧禹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此南朝曰

關西入都洛陽鄧禹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此南朝曰

關西入都洛陽鄧禹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此南朝曰

關西入都洛陽鄧禹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此南朝曰

關西入都洛陽鄧禹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此南朝曰

關西入都洛陽鄧禹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此南朝曰

關西入都洛陽鄧禹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此南朝曰

關西入都洛陽鄧禹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此南朝曰

關西入都洛陽鄧禹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此南朝曰

關西入都洛陽鄧禹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此南朝曰

詔封為淮陽王走音奏○宛人卓茂嘗為密令教化大行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宛音篤

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宛音篤

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宛音篤

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宛音篤

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宛音篤

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宛音篤

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宛音篤

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宛音篤

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宛音篤

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宛音篤

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宛音篤

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宛音篤

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宛音篤

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宛音篤

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宛音篤

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宛音篤

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宛音篤

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宛音篤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光武若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此所謂本成業而臨不測者也使不有邳彤之區畫安得有漢乎此形之雄傑蓋所以贊其一言與邦東坡所以稱為漢之元臣也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光武若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此所謂本成業而臨不測者也使不有邳彤之區畫安得有漢乎此形之雄傑蓋所以贊其一言與邦東坡所以稱為漢之元臣也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光武若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此所謂本成業而臨不測者也使不有邳彤之區畫安得有漢乎此形之雄傑蓋所以贊其一言與邦東坡所以稱為漢之元臣也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光武若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此所謂本成業而臨不測者也使不有邳彤之區畫安得有漢乎此形之雄傑蓋所以贊其一言與邦東坡所以稱為漢之元臣也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光武若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此所謂本成業而臨不測者也使不有邳彤之區畫安得有漢乎此形之雄傑蓋所以贊其一言與邦東坡所以稱為漢之元臣也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光武若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此所謂本成業而臨不測者也使不有邳彤之區畫安得有漢乎此形之雄傑蓋所以贊其一言與邦東坡所以稱為漢之元臣也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光武若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此所謂本成業而臨不測者也使不有邳彤之區畫安得有漢乎此形之雄傑蓋所以贊其一言與邦東坡所以稱為漢之元臣也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光武若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此所謂本成業而臨不測者也使不有邳彤之區畫安得有漢乎此形之雄傑蓋所以贊其一言與邦東坡所以稱為漢之元臣也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劉永

窮也一說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故云四七之際又二十八將亦應四七之數

補松苗曰按益子齊王肥之後城陽王萌之子也

補綱目註精沛面赤流汗惶懼之意也

補按光武帝紀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爭一鄉党故曰雖行能與茂不同而

張步

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爭一鄉党故曰雖行能與茂不同而

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爭一鄉党故曰雖行能與茂不同而

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爭一鄉党故曰雖行能與茂不同而

斬劉永降劉永在更始時立為梁王更始亡永稱帝至是

敗○漁陽太守彭寵奴斬寵以降初上討王郎寵發突騎

轉糧不絕自負其功意望甚高不能滿幽州牧朱浮與書

曰遼東有豕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遇群豕皆白以子之功

論於朝廷遼東豕也上徵寵寵自疑遂反至是敗日奴使

降上初以步為東萊太子已而受永命王齊將軍耿弇屢

戰大破之拔祝阿齊南臨菑軍駕至臨菑勞軍謂弇曰將

軍前在南陽建大策嘗以為落落難人有志者事竟成也

步敗齊地悉平東萊郡屬山東今萊州祝阿邑名或云屬東平未詳齊南府屬山東建大策說見通

吳漢

皆愛慕依倚焉

補淮南子曰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

補集覽云鉄中鋒之謂鉄之微有剛利者備中佼佼言凡備之人稍為勝者

補擊要註云永梁王立之子綱目水據東方稱帝擊要先是梁王永稱帝於睢陽

補綱鑑取食從容言於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

借寇

彭龍於滎陽取張豐於涿郡還

借寇

將軍吳漢等擊斬劉永所立海西王董憲及叛將龐

萌等江淮山東悉平時惟隗囂孫述未平上積苦兵間

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龐萌帝嘗使萌與蓋延共擊董憲會詔下

延而不及萌前疑遂叛○馮異自長安入朝上謂公卿曰是我起兵

時主簿也為吾拔荆棘定關中詔勞異曰倉卒蕪羹烹豆

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主簿主掌簿書為去聲荆棘皆惡木名喻紛亂也倉卒急

建武八年上自將征隗囂潁川盜起上還謂執

金吾嚴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

可也恂勸上親征賊悉降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借

嚴君一年乃留恂鎮撫大軍不戰而還九卿云云謂恂已為執金吾九卿之



隗囂死收富平復靈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其意許之吳養心曰此事與韓信請益兵事同

補光武帝紀云上積苦於兵間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勝書隨蜀告示禍福帝與述書曰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吾事耳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洽胡三省註曰說文

責從此而復出○建武九年隗囂死囂自更始初年起兵為郡可乎不可○建武初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後嘗遣馬援往成都觀公孫述援與述舊謂當握手歡如平生時述已稱帝四年矣援既至盛陳陛衛以延援援謂其屬曰天下雖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誓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嘗乃使援奉書雒陽初到良久即引入上自殿廡下岸憤迎笑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

帝王自有云騰傳也

補綱目註執金吾雖非九卿亦陪卿也

補通鑑云光武四年冬十月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

補按馬援與公孫述舊同里開相善蓋援述皆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人里門曰開

補漢書馬援傳謂云修飾邊幅謂若布帛修飾其邊幅也松苗曰按吐哺周公之事又通鑑註

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雞留也子陽述字井蛙出莊子專意東方謂西事述不如東事光武使援之使去聲雒同廡音武堂下周屋曰廡岸憤憤音責覆髮閉居不冠時服也岸通鑿作祖免也使人之使如字少去聲刺音次易音異勝音升數上聲符合也

馬援謂帝謂云修飾邊幅謂若布帛修飾其邊幅也松苗曰按吐哺周公之事又通鑑註

見誠無所隱伏聞達多大節畧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辭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法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乎遣子入侍未幾反復嘗問班彪以戰國



曰言志識稱狀如坎井之蛙莊子秋水篇北海若曰非龜不可

以語海者拘於虛也

補正字通云露額曰岸漢光武岸情見馬援

補按陸戰謂衛者持戰夾陞也

補按盜名字即謂借竊位号稱帝称王也

補松苗曰按不賢不及高祖故下文置不憚曰如御言反復勝邪

從橫之事彪作王命論諷之豈不聽馬援詣行在上復使游說仍自賜書置竟臣於公孫述述立置為朔寧王上

征馬援在上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所從徑道上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竟奔西域病餓恚憤而卒

子純降隴右悉平亦悅也復音伏遣子之子隗恂入侍質也幾如字彪甫休切從橫之從音蹤論去聲諷之詳見通鑑

述亡述茂陵人自更始時據蜀稱帝國號成上既平隴右

日人苦不自足既得隴復望蜀遣大司馬吳漢等將兵會

征南大將軍岑彭伐蜀彭在荆門裝戰船漢欲罷之彭不

補通鑑云置於

西伯謙欲稱王

三分有一尚服

事殷武王八百

諸侯不謀同會

猶還矣待時高

祖征伐累年猶

以沛公行師今

可上報彭曰大司馬君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惟

征南公為重而已彭戰船並進所向無前述使盜刺殺彭

吳漢繼進至成都擊殺述蜀地悉平荆門州屬湖北刺音次○涼州

牧嘗融率河西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金城五郡太守入朝融自建武初據河西後遣使奉書上以為牧賜書曰議者必有任置殺尉佗制七郡之計書至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上征隗囂融率五郡兵與大軍會蜀平

奉詔歸朝拜冀州牧涼州屬甘肅即武威郡五郡武威酒泉燉煌亦屬甘肅今沙州燉煌音皇使去聲佗音駝七郡之計釋見上卷○通鑑置說融曰今當各執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

代王盧芳

入朝

死

西元一八十八年代王盧芳死於匈奴芳安定



補按本註上卷趙佗本為龍川令行南海尉嘗自僭王叛而不

服高祖封為南越王遂奉約也補按趙佗秦時為南海龍川令南海尉任賢病且死召佗教計行南海尉事見史南越傳補按丁南湖曰匈奴接境世々反服不一而來求和親當時吉祥善事然而自漢以前蠢爾野蠻未嘗以大理處之也風化漸

人詠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自建武初據安定匈奴迎之立為漢帝數為邊郡叛患後來降王于代復反奔匈奴以病死安定縣屬延安數音○二十二年匈奴求和親上遣使許之自呼韓邪單于死于成帝時其後累世皆仕漢平帝時王莽須條於匈奴謂中國無二名諷單于改名莽篡漢易漢所賜單于璽曰章單于怨恨數寇邊建武以來匈奴助盧芳寇漢後又數與烏桓鮮卑連兵入寇至是始請和

遣使奉獻賢使再至上賜賢都護印綬邊郡守上言不可使去聲下並同累上聲須條須降條例也二名二字名也易音亦烏桓國在東夷鮮卑亦東夷國鮮音仙○西域請都護不許遂附於匈奴先是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

開統我狄亦善化矣凡未開闢而乃始開其教強大遂能窺野為丈夫已開化而視將開化未知其華而開者謝將開者來北壤果生豪傑至有窺唐城君子鑑焉補外紀云光武既定天下雖然中國尚空虛美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并鮮界北拒匈奴率

假以太權詔收還更賜大將軍印賢恨猶詐稱大都護諸國悉服屬賢賢驕橫欲兼并西域諸國懼凡十八國遣子入侍願得漢都護上厚賜遣還其侍子至是復請上復却之莎車國在西域鄯善國在西域鄯音膳上言之上上音更音庚屬音蜀橫去声不順理也十八國名号未詳○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單于款漢塞內附於是分為南北匈奴比音○二十五年朔人鮮卑烏桓並入朝朔音陌國在東夷○二十六年立南單于庭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西河郡屬山西今汾州美稷共○二十七年北匈奴亦遣使求和親明年又請許之

和親北匈奴

○中元二年前崩上起兵時年二十八即位年三十一第

票柱一八史略卷三十一東漢書



第五 厲四夷復邊  
聖王 郡帝遂從之

補綱鑑云元  
二年春二月帝  
崩於南宮前殿  
年六十三

補外紀云第五  
倫公乎廉介鏡  
長安帝市無姦  
枉

補光武紀云帝  
每且視朝日昃  
乃罷數引公卿  
即將講論經理  
夜半乃寐皇太

子見帝勤勞不  
怠乘間諷曰陛  
下有禹湯之明  
而失黃老養性  
之福願願養精

以吏  
三公

五倫每讀詔書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手書賜方國一  
札十行細書成文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  
事嘗幸南陽置酒會宗室諸母相與語曰文叔平日與人  
不款曲惟直柔耳乃能如此上聞之笑曰吾理天下亦欲  
以柔道行之上在兵間久厭武事蜀平後非警急未嘗言  
軍旅北匈奴衰弱困減宮馬武上書請攻滅之鳴劍抵掌馳  
志於伊吾之北矣上報書告以黃石公包桑記曰柔能勝  
剛弱能勝強自是諸將莫敢言兵閉玉門關謝絕西域保  
全功臣不復任以兵事皆以列侯就第以吏事責三公亦  
不以功臣任吏事諸將皆以功名自終祭遵先死上念之

有折  
威之

神優游自寧帝  
曰我自樂此不  
為疲也雖以征  
伐濟大業及天  
下既定乃退  
臣而進文吏明  
慎政體總攬權  
綱量時度力舉  
無過事故能恢  
復前烈身致太  
平綱目云帝每  
嗟曰安得憂國  
秦公如祭征虜  
者乎衛尉姚期  
曰陛下至仁哀  
念祭遵心群  
臣各懷懼懼帝  
乃止

補致望胡氏曰  
自古人君待遇

票注十八

不已來歙岑彭死鋒鏑卹之甚厚吳漢賈復歿於帝世漢  
在軍或戰不利意氣自若上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  
敵國矣每出師朝受詔夕就道及卒上臨問所欲言漢曰  
臣愚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復自起兵時為督上曰賈督有  
折衝千里之威嘗戰被傷上驚曰吾嘗戒其輕敵果然失  
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子邪我女嫁之生女邪我子娶之  
其撫群臣每如此二十八案呂氏通鑑編年八當作六下  
三十一當作三十一第五倫臣名第五姓也  
手書記事也方國四方王侯之國也札簡札釋名云札檄  
也編之如擗齒相比也行音抗度音堂入聲幸蔡邕曰天  
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律案故曰幸也諸母伯叔母曰諸  
母語如字款曲款盡私曲○胡曰君道則天而不可過於  
剛故不耀威武不峻刑誅降抑以受言温恭以接下所以  
濟其剛也臣道則地而不可過於柔故不為利回不為義



馬援討武  
兄子  
馬援亦為之

臣下其禮雖一  
然嚴威儼恪常  
施於爪牙甲冑  
之士以抑其驕  
悍難使之氣柔  
巽謙屈常施於  
林野畏藏之人  
以厲其廉靖無  
求之節故能駕  
馭人才表正風  
俗及是道者難  
乎免於亂亡之  
禍  
補按通典云伏  
波者船涉江海  
欲使波之休息  
漢武帝征南越  
始置此号以路  
博德為之後漢  
馬援亦為之

補沛國朱氏曰  
三公所以共天  
位治天職代天  
工者也惟其宜  
而已豈可以功  
臣而為之區別  
也太甲成康所  
與圖圖庶政者  
皆鳴條牧野之  
士惠文景武之  
世所任為執政  
者皆高節之故  
臣功臣任常亦  
何負於天下哉  
要量之將平時  
專以律武自名  
者雖不足以緝  
禦帝載而登寇  
耽賈之流固皆  
公輔之亞而經綸

徒君不義則必爭道不谷則必去所以濟其柔也此所謂  
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上下交而其志通君臣之理正光武  
之謂也上書之上去聲抵音紙說文側手擊也伊吾城在  
瓜州晉昌縣北包桑記包與邑通水叢生則其本固故以  
名篇玉門關亦名陽關在沙州府壽昌縣西北祭音債姓  
也歛音吸鎬音的箭鏃邨恤同賈復之復音伏下同差楚  
宜切差強之強上聲無赦唐太宗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  
之不辜一歲再赦善人暗啞夫狼狽者害嘉穀赦有罪者  
賊良善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  
之輕犯憲禁故也督官主監督軍旅折音古惟馬援死之  
日恩意頗不終馬援嘗曰大丈夫當以馬革裹屍安能死  
兒女手交趾及援以伏波將軍討平之武陵蠻反援又請  
行帝怒其老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盼以示可用上笑曰矍  
鑠我是翁乃遣之先是上婿梁松嘗候援拜牀下援自以  
父友不答松不平援在交趾嘗遣書戒其兄子曰吾欲汝  
曹聞人過如聞父母名耳可聞口不可言好議論人長短  
是非政法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謙約節  
儉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  
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  
之也効伯高不得猶為謹教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  
也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  
也季良者杜保保仇人上書告保以援書為證保坐免官  
松坐與保游幾得罪愈恨援至是援軍至壺頭不利卒軍  
中松構陷之收新息侯印綬援前在交趾常餌鯁以輕  
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後有追譖之者以為明珠文犀



朱勃之才也乃以功  
臣例擢不用謂  
之何哉夫天下  
權柄必有所歸  
人主聰明必有  
所寄光武不在  
大臣體統既失  
所以忽於託孤  
之際不免政歸  
房闈終漢之世  
朝廷之權不在  
皇后則在外戚  
不在外戚則在  
宦官而漢隨以  
亡豈非造端之  
不審耶  
補綱鑑云湖陽公主帝姊都晨妻嚴初後故為新室帝與論朝

上益怒得朱勃上書訟其冤乃稍解  
州周焘蠻蠻所居 慙音敏憐也 上馬之上上聲 嚴音慎入聲 音尚入聲 老壯 侯省問也 兄子 馬嚴馬敦曾輩也 好去聲 下同 議論是非 熊氏曰 定己 而山人之長短非我 所當議論 安分 而已 國有政法非我所當是非行 去聲 效 學也 畏平聲 驚音水 兔屬 保杜季良名 上書之上 去聲 下 同 幾音機 壺頭山 在辰州沅陵縣東 新息 邑屬 汝南 按所 封也 餌音二服也 意 效 藥似 黍而差 大勝 音升 文犀犀角 以有文者為貴 上於賊罪無所貸 大

竟不免死於獄所用群臣如宋弘等皆重厚正直上姊湖  
陽公主嘗寢居意在弘弘入見主坐屏後上曰諺言富易  
交貴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  
堂上顧主曰事不諧矣主有蒼頭殺人匿王家吏不能得

臣微觀其意主  
曰宋公威容德  
器群臣莫及蓋  
欲奪弘也范曄  
曰宋弘止繁為  
尤淫色其有開  
睢之風乎按開  
睢詩周南篇中  
示閨闈之明  
補綱註曰按貞  
時所娶之妻謂  
之糟糠之妻也  
補綱鑑註云格  
殺不用器械而  
白手殺之也  
補按董宣不肯  
叩頭謝主主曰  
文叔為白衣時  
減口匿死更不  
敢至門今為天

洛陽之董宣候主出行奴驂乘叱下車格殺之主入訴上  
大怒召宣欲捶殺之宣曰縱奴殺人何以治天下臣不須  
捶請自殺即以頭叩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使叩  
頭謝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上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賊納賄曰賊尚如字 湖陽邑屬 唐州 意在弘欲嫁之也 見 音現 易音亦 蒼頭奴曰 蒼頭令 去聲 下並同 乘去聲 音素 去聲 以其不能俯也 故諺之曰 強項令 強 當時州牧郡守縣 令皆良吏 郭伋守 潁川 近帝城 上勞之曰 河潤九里 京師 蒙福 杜詩守 南陽 郡人為之語曰 前有召父 後有杜母 張 堪守 漁陽 人為之語曰 桑無附枝 麥穗兩歧 張堪為政樂 不可支 劉昆為令 江陵 有火叩頭向之 及風滅火 後守弘

守令皆良吏  
河潤九里  
召父杜母  
杜母張  
附枝桑  
麥穗兩歧  
張堪為政  
樂不可支  
劉昆為令  
江陵有火  
叩頭向之  
及風滅火  
後守弘

臣微觀其意主  
曰宋公威容德  
器群臣莫及蓋  
欲奪弘也范曄  
曰宋弘止繁為  
尤淫色其有開  
睢之風乎按開  
睢詩周南篇中  
示閨闈之明  
補綱註曰按貞  
時所娶之妻謂  
之糟糠之妻也  
補綱鑑註云格  
殺不用器械而  
白手殺之也  
補按董宣不肯  
叩頭謝主主曰  
文叔為白衣時  
減口匿死更不  
敢至門今為天



子威不能行  
令乎帝笑曰天  
子不與百不同  
因勅疆項令出  
賜錢三十萬宜  
悉以班諸吏由  
是能搏擊彘疆  
京師莫不震慄  
云

周黨  
伏而  
下屈  
補綱目曰党入  
見伏而不諫自  
陳願子所志博  
士范外秦曰伏  
見太原周党東  
海王良山陽王  
成等蒙受厚恩  
使者三聘乃敢  
就車及陛見帝  
庭竟不以禮屈  
伏而不謁假蹇

子陵  
富春  
子陵  
富春

農虎北渡河上問行何德政而至是昆曰偶然耳上曰長  
者之言也命書之策母即杜詩也謂二千子皆足以為民之父母附枝一名寄生  
一名寓木政治不節則附枝生兩歧岐音其考出曰岐謂  
一莖兩穗張堪通監作張君支度也江陵  
縣屬江陵弘農郡屬河內今魏州策籍也尤重高節徵處  
士周黨至不屈伏而不謁或奏試之上曰自古明王聖王  
必有不實之士賜帛罷之處士嚴光與上嘗同游學物色  
得之齊國披羊裘釣澤中徵至亦不屈上與光同臥以足  
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上曰朕與故人嚴  
子陵共卧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隱富春山中終  
漢世多清節士自此始方天下未平上已有志文治首起

起大學  
堂明  
講論  
夜分  
乃寐

騎悍同時俱逝  
党等文不能演  
義武不能死君  
釣水華名庶幾  
三公之位巨願  
與坐雲臺之下  
考試圖國之道  
補綱鑑曰嚴光  
字子陵浙江紹  
興府餘姚縣人  
水姓莊後避明  
帝諱改作嚴  
補光武帝紀云  
二十六年初作  
壽陵帝曰古者  
帝王之葬皆陶  
人瓦器木車茅  
馬使後世之人  
不知其死太宗  
識終始之義景

大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晚歲起明堂靈臺辟雍祭然文  
物可述每且視朝日昃乃罷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  
乃寐皇太子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  
之道上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在位三十三年身致太平  
政元者二曰建武中元壽六十二太子立是為顯宗明皇  
帝處音林下同猶居也不謁筮蹄云俯伏而不拜謁謁音  
底營也賔服也嚴光本姓莊後避明帝諱而改曰嚴物  
色推類而求曰物色富春山在建德府音難式法也用  
也明堂所以布政享帝之所靈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  
觀蒞節勞佚之所辟雍辟與壁通雍澤也太學木射行禮  
之處也四面水環如壁故也辟雍通鑿註辟明雍和也所  
以和明天下亦通朝音潮辰音側日向西  
曰昃數音朔夜分夜半也乘平聲間如字

孝明皇帝初名陽母陰氏光武微時嘗曰仕宦當作執金



娶妻帝能遵孝道  
遣天下反復而  
福豈不美哉今  
所制地不過二  
三頃無為山陵  
而巳使送與之  
後與北隴同休  
補按明帝名莊  
光武太子諡法  
法昭臨四方曰  
明帝善刑法  
令分明幽枉必  
達而斷獄得情  
故建武永平之  
政為東都稱首  
然鍾離意宋均  
之徒常以察意  
親祖  
割牲

之度未優乎  
補松苗曰貴人  
垂於皇后百註  
不通  
補明帝紀云后  
既正位官閣念  
自謙肅好讀書  
常衣大練裙不  
加飾朝望諸姬  
主朝謁望見后  
花衣疎塵以為  
綺毅就視乃笑  
后曰此練特宜  
漆色故用之斗  
大練熟絲織也  
綺細綾縠縠  
補禮文王世子  
始行養老之禮  
也設二老五更  
群老之席位顏

吾東妻當得陰麗華後竟得之生陽幼穎悟光武詔州郡  
檢覈黎田戶口諸郡各遣人奏事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  
之云潁川弘農河內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詰吏由祗言  
於街上得之光武怒陽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敕欲以  
墾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  
制不可為準以詰吏首服光武大奇之郭皇后廢陰貴人  
立為后陽為皇太子改名莊至是即位服華后字靈音扶  
實也墾康根切力  
也畔也音獨簡也書字也詰巨吉切詰問也由因也祗  
音支但也方比也首那首音獸陳也謂陳首其非而服其  
罪如陽所言也實○永平二年臨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  
為三老相榮為五更三老東面五更南面上親祖割牲執

十圖  
八台

之度未優乎  
補松苗曰貴人  
垂於皇后百註  
不通  
補明帝紀云后  
既正位官閣念  
自謙肅好讀書  
常衣大練裙不  
加飾朝望諸姬  
主朝謁望見后  
花衣疎塵以為  
綺毅就視乃笑  
后曰此練特宜  
漆色故用之斗  
大練熟絲織也  
綺細綾縠縠  
補禮文王世子  
始行養老之禮  
也設二老五更  
群老之席位顏

賢而饋執爵而酌禮畢引榮及弟子外堂諸儒執經問難  
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養音樣三老五  
更音庚鄧展  
曰三老三公五更大夫也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  
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之更代者鄭康成曰三老五更謂  
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蔡邕曰更當作叟亦老人之稱李  
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爵飲器受一升上立兩柱  
或其一不遇飲也見詩傳音寅去聲飲也難去聲搢紳搢  
音昏紳也紳大帶有帶則指笏於紳故曰搢紳國音還圍  
繞也橋門辟雍四面皆水四○三年圖畫中興功臣二十  
八將於南宮雲臺應二十八宿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  
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  
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鮑期劉植耿純臧  
宮馬武劉隆惟馬援以皇后之父不與焉南宮在洛陽高  
帝嘗置酒會宴



師古曰選三公者為三老卿大夫中老者為五更。  
東漢二十八人同時會廣都軍較居中三十幅各以其力放也馬援雖功於高密侯方諸寇祭憑耿豈遠出其下乃以威威不與功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為私義不當隱者聖人猶且序其績豈可坐椒房戚屬而掩烈丈

於此二十八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及天經星也。  
音承入聲與音緣 ○十一年東平王蒼來朝蒼自上即位

初為驃騎將軍五年而歸國至是入朝上問處家何以為樂蒼曰為善最樂。  
東平國在東平蒼光武第三子處音杵 ○十七年復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  
官主補緝鎮安西域謂其無常治處如戊巳之土寄旺於四季故曰戊巳校尉

初耿秉請伐匈奴謂曰武帝通西域斷匈奴右臂上從之以秉與竇固為都尉屯涼州固使假司馬班超使西域超至鄯善其王禮之甚備匈奴使來頓疎懈超會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奔虜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鄯善一國震怖超告以威德使勿復與虜通超復

使于寘其王亦斬虜使以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復通至是竇固等擊車師而還以陳睦為都護及以耿恭為戊校尉關龍為己校尉分屯西域。  
斷右臂斷音端上聲漢通則匈奴失功如斷其右手也假司馬非正司馬故曰假解音介念也奔去聲從士從去聲怖音去聲懼也使勿之使如字于寘國在西域 ○十八年北匈奴攻戊校尉耿恭初上即位之明年南單于比死弟莫立上遣使授爵號

北匈奴交使南單于怨欲畔密使人與交通漢置度遼將軍於五原以防之已而漢伐北匈奴北匈奴亦寇邊至是攻恭於金蒲城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中者有異虜視創皆沸大驚

夫之大節哉補丘瓊山曰按范史重賞功臣分為上下二列每列十六人蓋橫數也上一列首鄧禹次吳漢至劉隆下一列首馬成次王梁至豆茂通鑑誤直數之因以馬成次鄧王梁次吳漢

置度軍將補通鑑云竇固耿秉擊西域平車師復奏置度軍將

漢家箭神班超使西域在十六年至八手既平復奏請置

箭神

漢家箭神

漢家箭神



之也班超曰明者睹未萌况已恭矣又謂其官屬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又通鑑云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

補顏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

上性偏察

恭乘暴風雨擊之殺傷其衆匈奴震怖曰漢兵神真可畏也乃解去密使之使如字度遠遠水本出自玄菟郡高句驪縣遼山經遼東郡望平縣至安市縣入海初未經於五原而此度遠云者謂出師當度遼水也金蒲城在西北域傳音附著也語去聲中去聲創瘡同中箭創也沸音非去聲

○上崩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一曰永平壽四十八上性偏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怒即藥茲以杖撞之茲走入床下上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乃赦之上遵奉建武制度無更變后妃家不得封侯預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上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不許當時吏得其人

為名也

補綱鑑注隱察人隱微而發覺之也廣韻曰詆與札切訶也訶也集覽荀子註云穆公容儀謹也皇々自修正也

補松苗曰按即位十五星在太微垣中五帝座東北而是曰列宿者泛言眾星非二十八宿之謂也

補謚法温克令儀曰章帝厭明帝苛切每事務從寬厚慈寵在

班超西域平

北匈奴

降來

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太子立是為肅宗孝章皇帝編音編上聲性狹也隱發發人隱微數音朔尚音常提挈同曳音延入聲拖也郎藥茲郎官藥姓茲名也

崧音宿平聲穆穆深遠貌皇皇敬畏貌預與同館陶國在濮州公主光武女為子之為去聲郎縣令曰郎宿音秀百里縣也陔音央禍也○范曄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曲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

孝章皇帝名炅母賈氏馬皇后養之立為太子至是即位

煇音喧

○西域攻沒都護北匈奴圍之校尉又圍耿恭詔遣兵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惟班超上疏請兵欲遂平西域上知功可成從之上疏之上去聲

○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時北匈奴衰耗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



其左西域攻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鮮卑擊斬北單于故部眾有來降者五十八部名号未詳魏滅也南○上崩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三曰建初元和章和壽三十一上繼明帝察察之後知人厭苛切事從寬厚文之以禮樂嘗議貢舉法韋彪議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上然之廬江毛義以行義稱張奉候之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往日之喜為親屈也上下詔褒寵之州郡得人如廉范在蜀郡弛禁以便民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焚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當時

廉范 五袴 廉范 五袴 廉范 五袴

帝頭宗第五子也永平三年立為皇太子少寬容好儒術頭宗器重之十八年八月壬子即皇帝位年十九

魏文帝稱明帝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苛切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年福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怒文之以禮樂

補順陽范氏曰

補順陽范氏曰

補順陽范氏曰

補順陽范氏曰

補順陽范氏曰

皆以平穩簡賦忠恕長者為政終上之世民賴其慶太子立之為孝和皇帝察察明也廬江國在廬州行去聲安陽縣屬彰德令去聲棒兩手承也辟音壁舉也為親之為去聲蜀郡即成都也音豕釋也叔度范宗作音做襦音儒短衣也○通鑿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政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削此令但嚴使儲水而已民以為便歌之徭音操役也忠恕盡己為忠推己為恕孝和皇帝名肇母梁氏嘗皇后子之年十歲即位嘗后臨朝嘗憲以外戚侍中用事有罪求出擊北匈奴以自贖后從之大破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入為大將軍四年太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有逆謀上知之遂與官者鄭眾定議勒兵收憲印綬迫令自殺以眾為大長秋常與議政官用權自此始慶音兆子之養為子也贖神蜀切賀也燕然山在宣德府燕音

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補綱鑑云和帝位十七年壽二十七歲而崩諡法不剛不柔曰和

補按方和帝之時官官外戚迭為消長漢家之禍自此始矣

補綱鑑云大長秋官閭職也按大長秋官者為之常事爾然自鄭眾與於大謀而官者之權盛矣漢室之禍北

此致堂胡氏曰

此致堂胡氏曰

此致堂胡氏曰

此致堂胡氏曰



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劉盆子自是

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

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者克納忠言四夷悉侵中國

經靖方之重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曠闕多矣

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迎立清河王慶豐不

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

班超 燕頭 虎頭

烟脚校公卿將校校音效令平聲自殺以太后故不欲名誅大長秋皇后卿業奏官中軍命 ○先是漢

兵擊北單于走死漢立其弟後叛追斬滅之鮮卑徙據北

匈奴地自此漸盛除於 ○徵班超還京師卒超起自書生

投筆有封侯萬里外之志有相者謂曰生燕頭虎頭飛而

食肉萬里侯相也自假司馬入西域章帝時為西域將兵

長史至上以超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平定諸國在西域三

十年以功封定遠侯至是以年老乞歸願生入玉門關上

許之任尚代為都護請教超曰君性嚴急水清無太魚反

蕩佚簡易尚私謂人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

耳尚後果失邊和如超言頌音舍上舉願下曰鎮長音張上聲定遠邑在洋州任音壬

矣補法云短折不成曰殤 補孝安帝紀云諱祐肅宗孫也父清河王慶豐左姬帝自在邸第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間年十歲好學史書和帝稱之數見禁中本傳諱作祐蓋誤耶

鄧騭 鄧騭 鄧騭 鄧騭 鄧騭 鄧騭 鄧騭 鄧騭 鄧騭 鄧騭

補法法寬容和平曰安按安帝即位之初太后臨朝數年兩後益內寵威補法謂曰若夫

孝安皇帝名祐清河王慶之子章帝孫也未好迎即位鄧

后仍臨朝鄧騭為大將軍時邊軍多事鄧騭欲棄涼州并

力北邊郎中虞詡以為不可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

武夫多出涼州衆皆從詡議騭惡詡欲陷之會朝歌賊攻

兗通鑑注佚音鉄蕩音儻佚蕩言緩也易音異 ○上在位十八年崩改元者二曰

永元元興太子立是為孝殤皇帝永元即位二年己丑改元殤音傷未成人而死

孝殤皇帝名隆生百餘日而位改元延平在位八閱月而

崩時皇太后鄧氏臨朝與鄧騭定策立嗣是為孝安皇帝

閱越同逾也音質太后后兄

票 廿八 史 各 卷三 東漢書 孝安 十九 東漢書 卷三十九



以謂將軍之策不可  
為朝者三先帝開拓  
歌平土字勞而後定  
誦賊今憚小費與而  
盜賊

以謂將軍之策不可  
為朝者三先帝開拓  
歌平土字勞而後定  
誦賊今憚小費與而  
盜賊  
守都為以  
太武謂

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以謂為朝歌長故舊皆吊之謂曰不  
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及到官募壯士攻劫者為上傷  
人偷盜者次之收得百餘人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伏兵殺  
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線線縫其裾有  
出市里者輒禽之賊駭散縣境皆平太后知詡有將帥之  
略以為武都太守叛者數千遮詡停不進宣言請兵須  
到乃發詡聞之分欽傍縣詡因其散日夜進道令軍士各  
作兩竈日增倍之或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  
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  
行易為所及速進則彼不測虜見吾竈日增謂郡兵來迎

故也今割而棄  
之民庶安土重  
遷必引領而怨  
曰中國棄我於  
夷狄如卒然起  
謀因天下之飢  
敝驅民卷以為  
前鋒席卷而東  
則函谷以西圍  
陵舊京非復漢  
有三也大將軍  
鄧騭也  
補袁氏曰繼福  
者權也權重者  
亦權也權不可  
預設變不可先  
圖安得如詡之  
知權者而與之  
言兵哉  
補范蔚宗曰黃

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不同也既到  
郡兵三千而羗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命強弩勿發潛  
發小弩羗謂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於是使一十強弩共  
射一人發無不中羗大驚詡因出城奮擊明日悉陳其兵  
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  
數相恐動詡潛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羗果大奔因掩擊  
大破之賊由是敗散清河國在恩州冠音貫加冠曰冠禮  
州下有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之語詳見通鑑惡音烏  
去聲朝如字朝歌邑屬衛輝朝如字長張上聲弔音也別  
音邊入聲募壯士云云以賊誘賊用兵之術也縫音逢絲色  
也裾後襟曰裾禽擒同馱音諧上聲驚也武都郡屬鞏昌  
今皆州須待也鈔如字奪取也易為之為去聲呀及追及  
也測度也見弱之見音現示也射音石不中之中去聲陳



太后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班各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余余曾祖穆侯以為憲憤然其父順淵乎其似道又丁南湖曰范史

陳同今從之令去聲

太后崩鄧騭罷自殺○汝南太守

黃憲表之師

王龔好才愛士以表聞為功曹引進黃憲陳蕃等憲父為

黃憲表之師

牛醫憲年十四穎川荀淑遇於逆旅竦然異之曰子吾之

黃憲表之師

師表也見閔曰子國有顏子閔曰見吾叔度邪戴良才高

黃憲表之師

每見憲歸惘然若自失其母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陳蕃

黃憲表之師

等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

黃憲表之師

原郭泰過閔不宿從憲累日曰奉高之器譬之沈澁雖清

黃憲表之師

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

黃憲表之師

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人勸其仕暫到京師即還年四

黃憲表之師

十八而終汝南郡名即三川也好去聲閔音浪功曹郡錄

黃憲表之師

事曰功曹逆旅客次曰逆旅疎音傑敬也師表

叔度項若波

也及楊龜山乃曰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補按田百畝為一頃

楊震

補按揚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

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揚伯

起臨關之而辟

累遷荆州刺史

東萊太守當之

郡道經昌邑故

所與荆州茂才

王密為令夜懷

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

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子孫常疏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震曰使後

師範儀表顏子顏回俞黃憲也叔度憲字惘然矢志自太

人時人稱之曰關西孔子揚伯起教授生徒堂下得三籟

都講以為有三公之象取以進曰先生自此外矣後嘗為

郡守屬邑令有懷金遺之者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

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令慚而退及為三公時宦者及上

乳母王聖用事皆有請託震不從又數以近習為言共構

之策收印綬遂死葬之日名士皆來會有大鳥高丈餘至

墓前俯仰流涕而去關西土洙曰長安以西謂之關西伯

起震字總與鮮通音善魚似蛇黃身

黑文為有之為去聲郡守楊震嘗為東萊郡守屬音燭邑

票註一八史冊卷三 東崖堂藏







至甚故為寒於

網單 網前漢書孫寶傳故吏侯文曰對狼極道不宜復問狐狸

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任必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為言耳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不亦偏乎

補賀善之曰帝亦後來之賢主

蘇章 蘇章按雖無高明之事業而不見失德在後世謂之賢亦可矣

蘇章 蘇章

蘇章 蘇章

蘇章 蘇章

蘇章 蘇章

蘇章 蘇章

蘇章 蘇章

上知綱言直而不能用其欲中傷之廣陵賊張嬰寇亂揚

徐聞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門請

與相見警曉之嬰等萬餘人降綱入壘宴散遣任所之南

州晏然在郡卒嬰等為之制服行喪不疑其弟八人杜喬

張綱郭舉劉班分行分部行案豺狼屬似狗狐說文曰妖

歌也狸音里平聲說文曰妖獸似猫劫胡得切推窮罪人

曰劫十五事條口未詳中平聲廣陵郡屬淮東今揚州府

揚九州之一即廣陵徐州徐州之一即彭城南州晏然南方

州郡晏然平聲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冀州刺史蘇章

為之之為本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為設酒甚勸守喜言人皆有

一天我獨有一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

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治法也遂舉止其姦賊之罪刺音

補綱鑑云帝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二歲而崩

補孝順帝紀云年十一即皇帝位建康元年崩于玉堂前殿時年三十

補冲帝順帝之子也母曰虞貴人建康元年立為皇太子其年八月即皇帝位謚法幼少在位曰冲

補孝賢帝紀云質帝南宗女孫曾祖父千乘貞王伉祖父樂安夷王寵父渤海

梁冀 梁冀

梁冀 梁冀

梁冀 梁冀

梁冀 梁冀

梁冀 梁冀

梁冀 梁冀

梁冀 梁冀

梁冀 梁冀

河郡屬河東今恩州漢隸冀州刺史所領行部巡案郡邑

○上在位二十年崩改元者五曰永建陽嘉永和漢安

建康太子立是為孝冲皇帝永建即位二年改元冲音蟲幼稚曰冲

孝冲皇帝名炳年二歲即位三閱月而崩改元者一曰永

嘉梁太后迎立渤海孝主之子是為孝質皇帝炳音丙渤海國在濟州

孝質皇帝名續章帝曾孫也年八歲即位少而聰慧嘗因

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於餅中

進毒遂崩在位一年有半改元者一曰本初冀迎立蠡吾

侯是為孝桓皇帝續作管切曾當作玄案漢系章帝生伉

跋扈也扈竹籬也謂水居者於水未至作竹籬以候魚入

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跋扈而出故以為喻惡音烏去聲餅

東漢書 卷三 二十三







補按高陽里舊名西蒙在開封府許州城內  
補按四牡詩註  
古者天子以德法為御勤以百官為樂故善取馬者止於勤齊魯善取人者一德法正官焉  
壯馬也鄭玄曰四牡天子所乘之馬也  
補說苑曰和鑿皆鈴也和金口水舌鑿金口金舌所以節車行也

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思貸取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相勒轡轉以救之豈暇鳴和鑿清節奏哉  
音猪去聲論去聲推音退平聲治平聲結繩之約云云上古結繩以記事至亂秦則端緒多而難以此治之干羽之舞云羽舞也舞者牙執修闢文教辟舞干羽而有苗格若芻奴圍高帝於平城則時勢異而難以此解之梁美穀也  
供音恭養音樣馭御同委乘也駘其銜駘音臺脫也銜馬口銜也四牡皆壯馬也橫奔不由其道也奔奔同皇路輅車也傾敗也相勒音倫平聲持也勒馬轡也轡音寒平聲猶束也轡車轡也和鑿皆鈴也和在轡鑿在銜車行則和鳴而鑿應也言御者既乘其轡馬脫其銜則四牡橫奔而輅車傾敗方且相持其勒轡束其轡而巳失其和鑿之節矣  
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棄市答者往往至死是

論崔  
定一  
時枉  
朱穆  
貪劫  
汚  
補按公車府掌官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及徵詣公車者按此門名止車門人臣至此門則止車而步入唯人君則乘輿入也  
補便蒙曰玉匣者金縷玉衣也  
通典云漢舊儀帝崩金以珠纒以緘繪十二里以玉為襦如鏡狀連連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尺廣一寸半為押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縫諸衣

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仲長統見其書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足也仲長統仲長姓統名也通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法唯知姑息是以推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嘉完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改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朱穆為冀州刺史令長望風解印去者數十人及到秦勃貪汚有官者歸葬又用玉匣穆案驗剖其棺出之上聞大怒徵穆詣廷尉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訟穆謂中官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穆獨亢然不顧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代穆罪上赦之陶又上疏乞以穆及李膺輔王

標註十八史略卷三 東崖堂藏  
二十五



室書奏不省去聲長音張上聲汚音烏官者趙忠上書之為若聲上疏之上上聲省音息上聲

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而已上與官者單超等謀勤兵

收冀印綬冀自殺梁氏無少長皆棄市超等五人皆侯自

冀誅天下相望異政黃璜首為大尉璜音善五人單超徐

蕃薦處士徐釋姜肱等擢字孺子豫章人陳蕃為守時特

殺梁

官者

五人

皆侯

陳蕃

於然之則其狀如鑑取故謂之玉甲申或作匣或作押古人不必拘備借同聲用之

補通鑑曰桓帝長不得有親與既不平之又遣客刺殺議郎郎尊帝大怒乃遂定議誅之

補按超等五人世謂之五侯

補便蒙曰陳蕃為守時不接賓客特設一榻以待釋

補集覽曰城地通路以葬謂之士

補何休云諷謂以札書姓名若今通刺也蓋謂

留名刺於家前也舊註誤矣

補通鑑云徐釋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屋不不起

蕃以禮請署功曹釋既請而退

補按使蒙云置生躬奉前五字當刪之徐釋置生躬郭太虛前也非黃璜案前

蓋傳焉者不聞事跡矣案此五

設一榻以待釋去則縣之釋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輒負笈赴吊豫災一雞以酒清綿暴乾裹之到家隧外以水

清綿白布藉飯以雞置前祭畢留謁不見喪主而行肱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孝友常共被嘗遇盜兄弟爭死

盜而釋之釋肱被徵皆不至黃璜卒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人釋至進爵哀哭置生躬墓前而去諸名士曰此必南

州高士徐孺子也使陳留郭容追之問國事未答太原郭泰曰孺子不答國事是其愚不可及也泰初游洛陽李膺

與為友膺嘗歸鄉里送車數千兩膺惟與泰同舟而濟眾賓望之者如神仙焉容年四十餘畊於野遇雨避樹下眾

共被

徐釋

置躬

李郭



皆其路容獨危坐愈恭恭見而異之遂勸令學鍾鹿子敬  
 荷龍墮地不顧而去恭見問之曰龍已破矣視之何益恭  
 亦勸令學自餘因恭獎進成名者甚眾恭舉有道不就曰  
 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陳留仇香名  
 覽年四十為蒲亭長民有陳元母告元不孝香親到其家  
 為陳人倫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良署香為主簿謂曰  
 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香曰以為鷹鷂不  
 若鸞鳳矣曰杖棘非鸞鳳所栖百里非大賢之路乃資香  
 入太學常自守恭就房見之起拜床下曰君恭之師也不  
 應微辟而卒處音村榻音塔床也縣懸同辟音壁下同度音儉入聲書箱也豫先也漬音字漸也暴音

仇覽 補左傳云季孫 行父曰見無禮

僕馳也乾累之乾音干隨音遂慕道也藉慈夜切薦也留  
 謁留從者謁告喪主而已不見而行也被音皮上聲衾也  
 生易易則愚切草也詩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愚不可  
 及也論語法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  
 也兩音亮其踣舒展兩足而坐如其古也通鑿作夷踣註  
 云夷平踣踣也危坐以尻著踣而坐也令學之令平聲下  
 並同荷上聲負也甌子孕切炊飯器也焚音將勸也舉有  
 道有司以有道林舉泰而泰不就乾象之乾天也蒲亭邑  
 屬汴梁為陳之為去聲考城縣屬睢州主簿官主糾正縣  
 治非違枳音紙小木似橘實可為藥常自守不求聞達不  
 應微辟香學既畢  
 ○自黃瑀以來三公如楊秉劉寵皆入  
 望寵嘗守會稽郡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山谷間出入  
 賈百錢送之曰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  
 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  
 老為人選一木錢受之後入為司空秉立朝正真為河南

於君為誅之如鷹鷂之逐禽雀也補摘註曰百里謂小邑時兵為縣令故身稱百里也  
補丁南湖曰東漢之黨蓋君子以同道為朋也然陳番李膺知進不知退徐穉郭泰知退不知進是不同道矣而何一榻之情一舟之誼若其同舟稱之言曰大水將顛非一繩所維秦之言曰吾夜觀乾



象書察人事天之所不可支矣此二子所以有退無進而得免於党禍也

李膺空父老厚意故特選一大錢竟之也是寵之意也世紀云龍門

劉克為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徵

補劉季清自宴欲嘗自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是也

甘陵記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

尹時嘗以忤宦官得罪後為太尉以卒人望人中德望被微通監徵為將作

膺以為司隸校尉宦官畏之皆鞠躬屏氣不敢出官省時

朝廷網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尚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數音朔屏音丙死音豕壞也裁音在猶言風致以劉寬為尚

書令寬嘗歷典三郡多仁恕吏民有過以蒲鞭罰之三郡云由司州內史遷東海太守又遷南陽太守初上為侯時受學於甘陵周福

及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鄉人謠曰天下規矩

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成隙由是

有甘陵南北部黨人之議始此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

宗資主諾得士上則為能蓋時人以被李膺容接為榮也

補胡三省曰揣度也度其輕重長短而為議議也

元禮楚蓋唯教人知解而已

宦官許寬批答屬吏之時書一諾字此當官時之制也

逮捕時之制也

補五瓊山曰後

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晷為功曹晷夜善糾違滂尤剛

勁疾惡如讐一郡謠曰汝南太守范滂博南陽宗資主畫

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肅太學諸生三萬餘

人郭泰曹彪為之冠與陳蕃李膺更相推重學中語曰天

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於是中外承風競以減

不相尚會成瑨與太原守劉瓚於赦後案殺宦官之黨徵

下獄將棄市山陽守翟超以張儉為督郵破宦官踰制家

宅東海相黃浮亦收宦官家屬犯法者殺之宦官訴寬皆

得罪者屢爭之上不聽宦官教人上書告李膺養太學遊

士兵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上震怒下郡國逮捕黨



世朋黨之名始見于此按東萊呂氏有言天下

寂是互相譏揣妄分清濁其禍

家大且如房周

實公不過字合

中識誦戲笑之

語豈知自此致

天下之大禍哉

嗚呼朋黨之禍

始於言語之微

而馴致於禍害

之大不徒禍其

一身一家而且

延及于天下之

廣一世之善類

於是乎殄瘁國

家之元氣於是

乎消竭遂使後

世權姦欲盡除

善類以傾人天

下國家者往往

假此以為名按

此論可以為古

今之戒

補致堂胡氏曰

拒帝所厚者中

官所悅者女寵

唯此兩途耳發

延中主之對謂

帝可與為善者

亦誘掖之言耳

人案經三府蕃卻不肯署上愈怒下膺等北寺獄辭連杜

密陳寔范滂等二百餘人使者追捕四出蕃又極諫上策

免之朝廷震悚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木

難不解乃入洛陽說皇后父竇武上疏解之膺等獄辭又

多引官官子弟官官乃懼自上赦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

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上在位二十一年改元者七曰建

和和平元嘉永興永壽延熹永康順寧皇后迎立解濟亭

侯是為孝靈皇帝甘陵未詳所在伯武植字仲進福字互

音廣褒揚也美也汝南太守范滂孟博孟博滂字言范滂乃

功曹而專汝南太守之權下劾此畫諾言資備負唯諾而

己公孝 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禮膺字仲舉 膺字否 音皮 上聲 荃 陸 言 人 善 曰 臧 言 人 惡







諸生 太后猶豫不忍 此事機也宜吸 特建白請御殿 門外 鴻都門 開西 官 崔烈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悉去之三失也 太后猶豫不忍 此事機也宜吸 特建白請御殿 門外 鴻都門 開西 官 崔烈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外 古文倉頡所撰鳥跡文字 象史籀所著隸 程邈所作 上好文學引諸生能文賦 者並待制鴻都門下置立太學諸生皆斗筭小人君子耻 之 斗筭言部細也筭音 稍竹器容斗二升 ○開西郎賣官各有賈崔烈以五 百萬得司徒問其子以外議何如子曰人嫌其銅臭耳 底舍也賈價同通鑿云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又 云公千萬卿五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 也其子崔鈞人嫌不平 ○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號太平 於心曰嫌一說疑也

道符水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 十萬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一時 俱起皆著黃巾所在燔劫旬月之間天下響應遣皇甫嵩 等討黃巾嵩與沛國曹操合軍破賊操又嵩為官者曹騰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養子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 行業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 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操往問劭曰我何如人 劭不答劫之乃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 至是以討賊起 瘞音料治也轉去聲 渠帥猶言渠魁大首 少去聲治平聲機警機變警寤權數任俠 操力數扶任謂 仲德其氣力俠謂以權力扶輔人也 劭音部從兄同祖為 從兄論去聲更音庚評音平 ○皇甫嵩討張角角死嵩與 平言曰評劫以刃脅人曰劫 ○皇甫嵩討張角角死嵩與 其弟戰破斬之 梁 弟張 ○上崩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四曰 建寧熹平光和 中平子 辨立何太后臨朝后兄太將軍何 進錄尚書事 嵩與沛國曹操合軍破賊操又嵩為官者曹騰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也至於陳蕃聞 難持宜屬諸費 拔力入尚書門 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蕃公忠而 短於才術武無 足稱矣 補綱目云熹平 四年乙卯春三 月立石經于大 學門外立撰寫 昔車乘丘千餘 兩 補松苗曰按崔 烈有重名於北 州歷位郡守九 卿獻帝初為大 尉其子鈞時為 西河太守與索 紹俱起兵山東 官 銅臭 不決四失也既 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 五失也曹即王 甫是為元惡必 待鄭颯辭連然 後秦叔六失也 外庭新立內豎 膠固既與為敵 乃使人納秦已 出府宿七失也 兵柄在秦素不 為備事已敗 乃始及兵八失 破合曹嵩與 皇甫 賊起 黃中 破賊







劉備起張

孫策渡江民悅

補外紀云卓之死於邕聞而驚歎九叱邕收住廷尉獄邕謝曰身雖不忠願戮首則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磈謂允曰伯諧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後史為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筆使吾黨蒙玷訕譏日磈退而語入曰王公其無

日卓黨舉兵犯關殺王允呂布走音呂脊骨也入聲音呈門也刺音次呼去聲音謀無枝兵猶槍也趣音促音呈居為鳩亦曰廬城音眉邑屬扶風備軍糧曰備音呈大陵曰其基如字音注燈姓然燒也○涿郡劉備字玄德其先出於景帝中山靖王勝之後也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河東關羽涿郡張飛與備相善備起二人從之中音仲勝景帝第六子以下世次未詳○孫堅之子策與弟權留富春遷于舒堅死策年十七往見表術得其父餘兵策十餘歲時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雄成至是從策起策東渡江轉鬪所向無敵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所至一無所犯民皆大悅舒州屬淮西今安慶

曹操于許

劉備

曹操呂布

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補綱目云卓亮收允與琬殺之孫端不專討卓之勞無功不伐故得免於難司馬溫公曰易勝謙君子有終言士孫端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補通鑑涿郡劉備無手下膝顧目見其耳必孤貧與母以版履為業

府轉上聲連也魂魄游氣為魂精爽為魄○初曹操自討卓時戰于滎陽還屯河內尋領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已而入兖州據之自領刺史遣使上書以為兖州牧上還洛陽操入朝遷上於許治平聲東武陽東郡屬邑兖州九州之一今屬山東許州屬河南即潁川郡○操擊殺呂布初布自關中出奔表術又歸表紹已而又去為操所攻走歸劉備尋又襲備據下邳備走歸操操遣備屯沛布使陳登見操求為徐州牧不得登還謂布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人公曰不然譬如養鷹鷹則附人飽則颺去布復攻備備走復歸操操擊布至下邳布屢戰皆敗困迫降操縛之曰縛虎不得不急卒繼殺之備從操



孫策曰家有  
補恩在江東願  
 助討橫江橫  
 江拔因投本土  
 召寡可得兵以  
 佐定天下也  
補綱目云呂布  
 復與表術通當  
 是時劉備合兵  
 得方餘人呂布  
 惡之遣高順張  
 遼攻備破沛城  
 慮備妻子備單  
 身走歸操矣  
補綱目云表術  
 遂借操於壽春  
 欲以金尚為太  
 尉尚不許而逃  
 去術殺之又術  
 遣使以稱帝造

還許去聲下並同為操之為去聲走音奏下並同使如  
音進入聲從去聲○老泉曰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蓋  
 君子之勇貴乎以義若匹夫撫劍疾視者其如義何亦必  
 不能久生也觀呂布一匹夫御良馬馳城飛整禽將斬虜  
 其勇固無比也然輕躁無謀去就無義既不能用人又不  
 能為人用或負此而傾彼或攻彼而捨此暴橫驕陵每為  
 人所厭患故眾共惡之而卒為曹操所禽也是勇也豈不  
 如狼虎哉雖能傷人而不知有糧棄之可慮卒肉食  
 於人耳若使能用其勇擇主而事則天下固可圖也○表  
 術初據南陽已而據壽春以識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  
 字應之遂稱帝淫侈甚既而資實空虛不能自立欲奔袁  
 紹操遣劉備邀之術走還歐血死名字應之筌蹄云當塗  
代漢而術以已字公路即當塗高  
之義也侈音齒奢也還仍歸壽春○孫策既定江東欲襲  
 許未發故所殺吳郡守許貢之奴因其出獵伏而射之創

孫策  
 卒弟  
 一代

呂布因求迎婦  
 布遣女隨之陳  
 珪等說之從諫  
 既會詔以布為  
 左將軍布遂日  
 攻術術大困九  
 月復曹操東征  
 表術術走渡淮  
 時天早歲荒士  
 民凍餒術由是  
 遂衰

曹操  
 奉天  
 子今  
 天下

○素紹據冀州簡精兵十萬騎一萬欲攻許沮授諫  
 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竊為公  
 懼之紹不聽操與紹相拒於官渡襲破紹輜重紹軍大潰  
 慚憤歐血死沮音阻平聲姓也為去聲○車騎將軍董承  
 稱受密詔與劉備誅曹操一日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  
 雄唯使君與操耳備方食失匕筋值雷震詭曰聖人云迅  
 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備既被遣還表術因之徐州起兵

劉備  
 食失  
 七筋

獵伏皇竹中射  
 之中預創甚遂  
 卒推悲号未視  
 事張昭等曰孝

票注十八  
 東崖堂



備得  
劉表

乃易權服使出  
巡軍張昭周瑜  
等謂可與共成  
大業遂委心而  
服事劉琰曰孫  
氏兄弟惟中弟  
孝廉故稱老廉  
補綱目云袁紹  
為操所攻遂取  
紹怒憤發病嘔  
血而薨  
補遂昌尹氏曰  
自三代表王政  
廢士之隨世就  
功名者多矣  
漢之末群雄雲  
擾凡一智一能  
之士莫不乘時  
奮發斷以自見

孔明  
臥龍

討操操擊之備先奔冀州領兵至汝南自汝南奔荊州歸  
劉表嘗於表坐起至廁還慨然流涕表怪問之備曰常時  
身不離鞍鞞肉皆消今不復騎鞞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  
至功業不建是以悲耳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  
比管仲樂毅備訪士於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俊傑此  
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  
葛孔明臥龍也備三往乃得見亮問策亮曰操擁百萬之  
衆挾天子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  
而民附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  
野千里天府之土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荊州

亮求  
孫權

孰謂一世人能  
如孔明者方且  
高臥隆中抱膝  
長吟略無意於  
當世而又以管  
樂自許者哉向  
使昭烈不垂三  
顧之勤則將攜  
死藪穴與草木  
俱腐耳及其一  
起則功名事業  
彪炳顯著不可  
得而泯沒其豈  
大言無當者彼  
其擇理甚精而  
於己甚明謂枉  
己不可以直人  
也故不苟合以  
求售謂托身不  
可以非野也故

之軍向宛洛益州之衆出秦川孰不冀食盡將以迎將軍  
乎備曰善與亮情好且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士元名統龐德公從子也德公素有重名亮每至其家獨  
拜床下從容之從音促平聲使去聲也也筋箸同也音  
信疾也離音利驛音陞股也復騎之騎音奇跨馬  
也襄陽府屬河南即南陽郡隆中地名在襄陽訪謀也微  
音暉伏潛也孔明亮字令去聲援音院塞音色天府之土  
荖蹄財貨所出若木府宛音篤秦川水出京兆秦嶺東南  
入漢孰誰也簞食簞音丹竹器也食音嗣飯也好去聲從  
子之從音去聲姓曰從子○胡曰三國人才之盛後世誰  
及然孔明則高邁獨出巍然三代之佐矣亞於伊傅而以  
管樂自許者謙志也才○曹操擊劉表表卒子琮舉荊州  
降操劉備奔江陵操追之備走夏口操進軍江陵遂東下  
亮謂備曰請求救於孫將軍亮見權說之權大悅操遣權



魯肅  
勳  
逆操

周瑜  
破  
軍  
赤壁

不背為仕於借  
竊時乎未遇則  
高蹈丘園道哉  
可行則奮志事  
業君臣既合魚  
水相權則声天  
義於天下使興  
衰繼絕翊扶正  
統之志昭如日  
星然後其竊之  
徒其罪始暴白  
而不可掩是豈  
區々一智一能  
之士隨世就功  
名者可同日語  
哉書劉備見諸  
葛亮於隆中其  
與戰並野訪渭  
濱者越子載如  
出一轍嗚呼三

荆州  
借  
備

代而下孰謂出  
外之正有如孔  
明者哉不有君  
子表而出之則  
孔明亦後世人  
物耳噫  
補聖聖曰微清  
雅有知人之明  
同惡龐德公嘉  
有重名微兄事  
之德公嘗謂孔  
明為臥龍士元  
為鳳雛德操為  
水鑑德操微字  
水與鑑取其明  
也  
補通典云走舸  
舸上立女櫓置  
棹夫多戰卒  
皆選勇力精銳

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  
莫不失色張昭請迎之魯肅以為不可勸權召周瑜至  
曰請得數萬精兵進往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拔刀斫前  
奏案曰諸將吏敢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以瑜督三萬人  
與備并力逆操進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進船  
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  
柴灌油其中裹帷幔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  
書遺操詐為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  
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皆指言蓋降去二里餘同時發火  
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烟焰漲天人馬溺燒死者  
甚衆瑜等率輕銳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走還後屢加兵  
於權不得志操歎息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向者劉景昇兒  
子豚大耳孫藏宗切江陵府屬湖北即荆州夏口地在江  
夏縣西遺去聲下同治平聲以為之為保為之  
為並去聲逆操迎擊曰逆赤壁山在武昌府蒲圻縣西北  
蓋昔甘入聲艦音鑑戰船四方施板以禦矢狀如牢曰艦  
蒙衝船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者也艘音騷船總名  
曰艘燥音嫂乾也荻音狄崔也裹音果包也舸音歌上聲  
楚謂大舸曰舸著音長入聲焰音艷  
雷播同音來仲謀權字景昇表字



桂勸者往反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也

補通鑑曰權謂蒙曰卿今當途掌事不可不學

蒙曰孤豈欲務惟曰孤豈欲仰治經為博士耶但當步獵見

任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

補應統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

士非百里才士元勳益州取益州備中取益州為自立中王

呂蒙讀書

蒙讀書會肅後與蒙論議大驚曰卿非復吳下阿蒙蒙曰

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上上聲景與蝶通水蟲似蛇四足而能害人者也場音亦境也

音過發語辭也

○劉備初用龐統為耒陽令不治會肅道

備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使為治中別駕乃得展其驥足耳

備用之勸取益州備留關羽守荆州引兵泝流自巴入蜀

襲劉璋入成都備既得益州孫權使人從備求荆州備不

肯還遂爭之已而分荆州備自蜀取漢中自立為漢中王

漢中將關羽自江陵出攻樊城取襄陽自許以南往往遙

應羽威震華夏曹操至議徙許都以避其鋒司馬懿曰備

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

許割江南以封權操從之時會肅已死呂蒙代之亦勸權

圖羽操師救樊權將陸遜又襲羽後羽狼狽走還權軍獲

羽斬之遂定荆州未陽縣屬衡州治中別駕漢制治中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曰別駕

音素逆流而上使人諸葛瑾樊城縣屬襄陽華夏中國文

明故曰華夏狼狽狼音貝狼屬生子或久二足欲行則必

兩狼相附而後動如失其一則其一行不能行故謂猝遽失

措曰狼狽一說狼前二足短駕狼而行失狼則不能動也

未詳

○初曹操自兗州收入為丞相領冀州牧封魏公作

銅雀臺於鄴已而進爵為王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以子

不為王太子操卒丕自立自為丞相冀州牧魏群臣言魏當

呂蒙勸推

曹魏

曹丕

票注十八

卷三

三十七

東晉書



論教  
北風

生於民立之可  
故天下不可  
無君也天無二  
日民無二王天  
下不可以二君  
也自唐虞禪繼  
舜禹承之猶其  
名可以責其實  
古人豈固假此  
以欺天下哉成  
湯放桀惟有慈  
德武王伐紂義  
士非之湯武不  
失為聖人商周  
不失為正統亦  
惟求其實耳後  
世欺孤弱寡寡  
竊相尋考其實  
皆弄泥抹草之  
徒而求其名鳴

三十一年禪位又十四年而卒漢自高祖元年為王五年  
為帝至是二十四世四百二十六年  
迫帝禪位禪音騰讓也通鑿建安二十年  
年正月魏王操卒帝遣華歆授太子丕魏王坐綬尊王后  
為王太后又改元曰延康十月乃禪○司馬溫公曰教化  
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  
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遠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  
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群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  
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廣延儒雅開廣學校  
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治繼以孝明孝章通追先志  
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用經  
明行修之人尤貴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  
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  
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  
賄賂公行賢愚混雜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綿綿不至  
亡者上有公卿秉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用公  
義以扶其危下有布衣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  
以救其貶至有解官斧鉞儻作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  
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

呼亂臣賊子竊  
人家國常患於  
取之無名則必  
曲為委折以文  
之三家分晉田  
氏併齊借周人  
之命以自蓋奉  
賊篡竊欲求其  
說而不可得乃  
以周公居攝稱  
之至操丕始以  
傳禪為文自後  
篡竊相繼皆踵  
而行之其原始  
於曹氏之作備  
也

之遺化也當是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  
可量也不幸承以桓靈之昏虐保養毒回殄滅忠良積多  
士之憤蓄四海之怨於是何進呂氏董卓乘襲袁紹之徒  
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共墟大命隕絕不可復救  
然州郡擁兵互相吞噬何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強  
暴如有大功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致廢漢而  
自立者豈其意之不欲哉畏名義而自抑  
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三國漢

附魏吳二僭國

按曾氏云天下非一統者本可各自一國編集又恐  
初學讀者迷其時代之先後今但以一國源流相接  
者為提頭而附同時之國於其間而曾氏仍陳壽之  
舊以魏稱帝而附漢吳劉既尊 朱子綱目義例而



改正少微通鑑矣。今復正此書，以漢接統云。

昭烈皇帝諱備，字玄德。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有大

志，少言語，喜怒不形，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

耳。蜀中傳言：曹丕篡立，帝已遇害，於是漢中主發喪制

服，謚曰孝愍皇帝。夏四月，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

章武。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立宗廟，禘祭高

皇帝以下。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魏主

丕，姓曹氏，沛國譙人也。父操為魏王，丕嗣位，自立九品官

人之姓。州郡皆置九品中正，區別人物，第其高下，不既篡

漢自立為帝，追尊操為太祖，武皇帝。改元黃初。官人之法

也字用蓋纂修  
少微宋元二鑑  
宋少微江氏名  
執修通鑑節車  
二十卷  
補三國志云中  
山靖王勝生正  
元狩六年封涿  
縣陸城亭侯坐  
酎金失侯因家  
焉昭烈帝祖曰  
雄父弘生亮謚  
法明德有學曰  
昭有功安民曰  
烈  
九品  
官人  
之法  
補按地理志云  
武擔山名在成  
都縣  
曹丕  
即位  
者諸侯三年一

漢自立為帝追尊操為太祖武皇帝改元黃初官人之法

閔天道少備故  
三年一禘禘者  
取未遑廟主合  
食太祖廟又續  
漢書云三年一  
禘合以冬十月  
五穀成故骨肉  
合飲食於太祖  
也  
補綱鑑云吳氏  
將軍懿之妹故  
劉璋兄瑁之妻  
也  
補綱鑑云曹操  
知人善察難欺  
以偽識技奇才  
不拘微賤隨能  
任使皆護其用  
與敵對陳意思  
安閑如不欲戰

第為九品如後世散官九品也區別區處分別九品元朝  
官九品有正有從文資一品正曰金紫光祿大夫銀青榮  
祿大夫從曰光祿大夫榮祿大夫二品正曰資德大夫資  
政大夫資善大夫從曰正奉大夫通奉大夫中奉大夫三  
品正曰正議大夫通議大夫嘉議大夫從曰大中大夫中  
大夫中大夫四品正曰中議大夫中憲大夫中順大夫  
從曰朝請大夫朝散大夫朝列大夫五品正曰奉政大夫  
奉議大夫從曰奉直大夫奉訓大夫六品正曰承德郎承  
直郎從曰承務郎儒林郎七品正曰文林郎承事郎從曰  
徵事郎從仕郎八品正曰登仕郎將仕郎從曰登仕佐郎  
將仕佐郎九品正從直法曰初入仕官真武資一品正從  
同上二品正曰龍虎衛上將軍金吾衛上將軍驃騎衛上  
將軍從曰奉國上將軍輔國上將軍鎮國上將軍三品正  
曰昭勇大將軍昭毅大將軍從曰安遠大將軍定遠大將  
軍懷遠大將軍四品正曰廣威將軍宣威將軍從曰信武  
將軍武毅將軍五品正曰武節將軍武德將軍從曰武略  
將軍武毅將軍六品正曰昭信校尉承德校尉從曰忠顯  
校尉忠武校尉七品正曰忠勇校尉忠翊校尉從曰敦武  
校尉修武校尉八品正曰進義校尉保義校尉從曰進義  
副尉保義副尉九品正從亦同上魏九品其亦不出乎此

三國志卷之三十一 身月宜



及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幸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無犯必戮威對之洋泣然終無所敵雅性節儉不好華服故能艾刈羣雄幾平海內遂薨

補綱鑑云魏王丕問吳趙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王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聽也故呂蒙於行陳明也獲

數者 ○帝耻關羽之沒自將伐孫權權求和不許權遣使於魏魏封權為吳主魏主問吳使趙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主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史不效書生尋章摘句魏主曰吳難魏乎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使去聲下並同經畧音易挑也難如字慈湖王氏曰難去聲言吳不敢輕易於魏勝音升數上聲○林曰帝王之學與書生異書生之所學者尋章摘句而已若夫帝王之學以成天下之務若但以章句為學則如隋煬帝陳後主雖學通博今古文彩華麗終不免於亡也漢高祖目不知詩書而其滅秦誅楚所行之事舉合仁義宋太祖未嘗留意藝文而平日所言所行載在史冊者莫不暗合詩書必如是然後可以為帝王之學也 ○帝自巫峽至夷陵立

論帝王之學

吳陸遜破

總帝侍子不至

亮受遺詔輔政

干禁而不害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西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略也補綱目云初魏主不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里謂羣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芑原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補按昭烈帝壽六十二歲而崩補通鑑云昭烈勅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惹小

數十屯與吳軍相拒累月吳將陸遜連破其四十餘營帝夜遁巫峽在夔州府平山縣峽音洽累上聲營音榮遁音鈍逃也 ○魏主責吳侍子不至怒伐之吳王改元黃武臨江拒守 ○三年夏四月帝崩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章武謚曰昭烈皇帝太子禪即位封亮為武鄉侯太子既立是為後皇帝

後皇帝名禪字公嗣昭烈皇帝子也年十七即位改元建興丞相諸葛亮受遺詔輔政昭烈臨終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嗣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亮乃約官職修法制下教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慮



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之如父補通鑑曰蔡邕獨斷諸侯言曰教正字通諭告之詞其義與冷同按我邦親王及將相之令謂之御教書又摘註曰胡三省曰所行之事參其同異署而行謂之參署補集覽曰違猶終日不違之違有所惟問也覆

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亮乃遣鄧芝使吳修好芝見吳王曰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吳遂絕魏專與漢和署事若遠小嫌云云難去聲遠離違反也言參佐職若遠小疑難而相違反不肯匡救其失則反增曠其闕損矣好去聲見音現重平聲三江事江東江松江江

江水盛長魏主臨望歎曰我雖有武夫千群無所施也於是還師長音張上南夷畔漢丞相亮往平之有孟獲者素為夷漢所服亮生致獲使觀營陣縱使更戰七縱七禽猶遣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聲更音庚禽同擒魏主又以舟師臨吳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

天限南北謂反覆來相啓告也凡事不欲阿諛若從若遠避嫌就不相違覆則職業曠廢政教闕失我無考矣補按若遠小嫌云云之註必有脫語補通鑑云魏主獻初在東宮之時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後群下想聞風采扇數日獨見侍中劉擘語晝日擘出或問何如曰秦皇漢武之傳

以限南北也洵音凶上聲水魏主丕殂僭位七年改元者一曰黃初謚曰文皇帝子叡立是為明帝叡母被誅丕嘗與叡出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使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殺其子丕惻然及是為嗣即位被誅二年叡母甄氏以郭貴嬪諱而賜死射音石處士管寧字幼安自東漢求避地遼東三十七年魏徵之乃浮海西歸拜官不受漢丞相亮率諸軍北伐魏臨發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危急存亡之秋也宜開張聖聽不妄塞忠諫之路官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忠善者必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親賢臣遠小人



才具微不及耳  
補楚材曰諸葛  
亮自三顧而出  
之後問○政履  
左右形列未幾  
受遺輔政雖曰  
平定南夷然漢  
業未復國賊未  
清固當乘時進  
取今馬身率大  
軍北駐漢中將  
以規恢關洛克  
復旧物其志豈  
肯苟安一隅而  
已今丞相亮率  
諸軍出屯漢中  
以圖中原其正  
大氣參源於德  
有生意義於九  
滿於天地之間

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頹頹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  
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先帝知臣謹慎臨崩  
寄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  
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  
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  
忠陛下之職分也。  
上音聲寒音色官中宦官女子所在府  
大臣宰相所居否音皮上聲科政令  
之條曰科速去聲下同根鳥賄切濫也瀘水出邛都東流  
入江不毛不生草木之地中原關中地土沃物豐故曰中  
原復音伏還音族  
舊都長安洛陽 遂屯漢中。明年率大軍攻祁山我陣

關中  
響聲  
補綱目云魏主  
遣張郃督兵五  
萬西拒亮將馬  
謖在祁山營諸  
軍與郃戰自用  
以取敗也亮嘗  
器重馬謖先主  
臨終戒不可深  
用亮猶謂不然  
至是乃收殺之  
觀人其難哉又  
綱目云後帝六  
年冬十二月亮  
引兵數方出散  
關圍陳倉守將  
郝昭兵幾千餘  
人亮進攻之起  
雲梯衝車臨城  
昭以火箭逆射

孫權  
帝  
孫

孫權  
帝  
孫

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照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略無所  
備梓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安定等郡皆應亮關中  
響震魏主如長安遣張郃拒之亮使馬謖督諸軍戰于街  
亭謖違亮節度郃大破之亮乃還漢中已而復言於漢帝  
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  
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視也引兵出散關圍陳倉不克  
在而和州神音村入聲急速也朝野朝廷田野安定屬陝  
西今涇州郃音甘入聲謖音縮街亭在秦州隴城縣節度  
節制法度逆觀預見也散關在  
鳳州梁泉縣陳倉邑屬扶風 ○吳王孫權自稱皇帝於  
武昌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已而遷都  
建業武昌府屬湖廣建業  
郡屬江東今應天府 ○蜀漢丞相亮又伐魏圍祁山



其婦人皆燒死  
昭又以繩連石  
磨，磨其衝車，衝  
車，折亮乃更為  
井，圍百尺，以封  
城中，以上丸填  
擊，欲直擊城，昭  
又於內築重牆，  
亮又為地突，欲  
踊出於城裏，昭  
又於城內穿地，  
掘之，書夜相  
攻，拒二十餘日，  
魏遣張郃救之，  
未至，亮糧盡，引  
還。

補集覽曰：懼古  
獲反，婦人受冠  
也，以巾上覆髮  
如帕之類，又音  
巾遺懼以

屯分田  
相承  
作木  
牛流  
馬

魏遣司馬懿督諸軍拒亮，懿不肯戰。賈詡等曰：「公畏蜀如  
虎，奈天下笑何？」懿乃使張郃向亮，亮逆戰，魏兵大敗。亮以  
糧盡，退軍，郃追之，與亮戰，中伏，弩而死。亮還，勸農講武，作  
木牛流馬，治郿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悉衆十萬，又  
由斜谷口伐魏，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  
以前者數出，皆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耕者  
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  
懿不出，乃遺巾幘婦人之服，亮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  
食及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  
十以上，皆親覽所，斂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食少事煩，其

古對及續漢輿  
服志，夫人紺紵  
幘，釋名曰：首  
飾，上有垂珠，步  
則搖之。

補按：通鑑註數  
外，方今當數合  
也。蓋漢一姓，今  
一合計也。

補胡曰：司馬懿  
之言，謂也。實長  
孔明也。五丈原  
又憚於逆擊，故  
為此語，以安其  
下。爾孔明此舉  
蓋不復為退計  
矣。親統大軍入  
他人境，久駐而  
魏師不敢攻，雜  
耕而居民無所

能久乎。亮病篤，有大星赤而芒，墜亮營中。未幾，亮卒。長史  
楊儀整軍還，百姓奔告，懿追之。姜維令儀及旗鳴鼓，若  
將向懿，懿不敢逼。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  
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  
案行其營壘，數曰：「天下奇材也。」亮為政無私，馬謖素為亮  
所知，及敗軍，流涕斬之，而卹其後。李平廖立皆為亮所廢  
及聞亮之喪，皆歎息流涕。卒至，發病死。史稱亮開誠心布  
公道，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真識治之良材，而謂其材長於  
治國將略，非所長則非也。初，丞相亮嘗表於帝曰：「臣成都  
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不別治生，以







魏司馬懿曰此是也君諱  
視之勿誤也又  
教若龍蛇然項  
懿頓首流涕於  
是芳年八歲即  
日立為太子  
補授情音贈情  
心亂貌將琬  
曰苟不如則事  
不理事不理則  
憤之乎  
補授情音贈情  
識悟過人為尚  
書令省讀文書  
舉目究意終亦  
不忘常以朝輔  
聽事其間接納  
賓客飲食博戲  
盡人之歡而事  
無廢闕及重尤

亮王  
魏司馬懿曰此是也君諱  
視之勿誤也又  
教若龍蛇然項  
懿頓首流涕於  
是芳年八歲即  
日立為太子  
補授情音贈情  
心亂貌將琬  
曰苟不如則事  
不理事不理則  
憤之乎  
補授情音贈情  
識悟過人為尚  
書令省讀文書  
舉目究意終亦  
不忘常以朝輔  
聽事其間接納  
賓客飲食博戲  
盡人之歡而事  
無廢闕及重尤

尚書  
曰此是也君諱  
視之勿誤也又  
教若龍蛇然項  
懿頓首流涕於  
是芳年八歲即  
日立為太子  
補授情音贈情  
心亂貌將琬  
曰苟不如則事  
不理事不理則  
憤之乎  
補授情音贈情  
識悟過人為尚  
書令省讀文書  
舉目究意終亦  
不忘常以朝輔  
聽事其間接納  
賓客飲食博戲  
盡人之歡而事  
無廢闕及重尤

魏司馬懿曰此是也君諱  
視之勿誤也又  
教若龍蛇然項  
懿頓首流涕於  
是芳年八歲即  
日立為太子  
補授情音贈情  
心亂貌將琬  
曰苟不如則事  
不理事不理則  
憤之乎  
補授情音贈情  
識悟過人為尚  
書令省讀文書  
舉目究意終亦  
不忘常以朝輔  
聽事其間接納  
賓客飲食博戲  
盡人之歡而事  
無廢闕及重尤

為政公亮盡忠允卒姜維與曹禕並為政也前古對切心亂  
亮推音吹下同治平聲  
費音肥去聲禕音輝  
○魏曹爽驕奢無度司馬懿殺之  
懿為魏丞相加九錫不受爽之黨夏侯霸奔蜀姜維問之  
曰懿得政復有征伐志否霸曰彼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  
鍾士季者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遑暇也○魏司馬  
懿卒以其子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吳主殂諡曰  
大皇帝子亮立○漢曹禕沉愛不疑降人刺殺之姜維用  
事數出兵攻魏汎音泛廣也降人魏將郭循降○魏李豐  
數為魏主所召司馬師知其議已殺之魏主不平左右勸  
誅師魏主不敢發師廢魏主僭位十六年改元者二曰正

魏司馬懿曰此是也君諱  
視之勿誤也又  
教若龍蛇然項  
懿頓首流涕於  
是芳年八歲即  
日立為太子  
補授情音贈情  
心亂貌將琬  
曰苟不如則事  
不理事不理則  
憤之乎  
補授情音贈情  
識悟過人為尚  
書令省讀文書  
舉目究意終亦  
不忘常以朝輔  
聽事其間接納  
賓客飲食博戲  
盡人之歡而事  
無廢闕及重尤

代貴律始欲教  
之旬日之中已  
多行滯乃歎曰  
人才相遠如此  
非吾所及也乃  
聽事終日而猶  
有不暇焉  
補授李豐年十  
七八既有清名  
其父恢不悅勅  
使開門斷客後  
司馬師秉政以  
豐為中書令時  
太常夏侯玄有  
天下重名以曹  
爽親故不得在  
勢任居常快  
張綽以后父家  
居亦不得意  
皆與親善雖為

始嘉平師迎立高貴鄉公是為廢帝名髦文帝之孫明帝  
之姪年十四即位為魏之為去聲已音紀正始即位二十年  
東海王  
○揚州都督母士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  
擊敗之師卒弟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已而為大都督假  
黃鉞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昭昭攻殺之昭為相國封  
晉公加九錫不受母士姓母音無儉名也假黃鉞鉞音越  
昭為都督而亦用  
之故曰假誕音但  
○吳主亮親政數出中書視太帝時舊  
事嘗食生梅索蜜蜜中有鼠矢召藏吏問曰黃門從爾求  
蜜邪吏曰向不敢與黃門不服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  
笑曰若矢先在蜜中外俱濕今外濕內燥必黃門所為



孫綝 師所權用而心

在魏主才又 數獨召豐語以

是疑師議已故 遂以刀銀無殺

之而王遂收玄 緝夷三族嗚呼

司馬氏之威已 成此及其廢立

魏主魏遂全成 矣

補遂昌尹氏曰 姜維身都將相

喪師感境黃皓 寵冠一時珍民

誤國漢作顯豫 偷生苟免至於

死節之臣乃在 傳命諸葛藤父

子及北地王諶

也詰之果服左右驚慄大將軍孫綝以其多所難問稱疾

不朝以兵圍宮廢亮為會稽王迎立瑯琊王休立以綝

為丞相綝又無禮於新君遂被誅數音朔密峰黃黑色似

味甜可食矢屎同藏音狀徒如字魏主髦見威權日去

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率殿中宿衛蒼頭

官僮鼓譟出欲誅昭昭之黨賈充入與魏主戰成濟抽戈

刺魏主髦殞于車下追廢為庶人僭位七年改元者二曰

正元甘露司馬昭迎立常道鄉公璜是為魏元皇帝常道

鄉公元皇帝初名璜燕王宇之子操之孫也年十五即位

改名奐勝音什宿衛直宿護衛僮音同僕也成濟成姓

漢姜維屢伐魏司馬昭患之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會從

斜谷駱谷子牛谷趨漢中艾自狄道趨甘松谷中以綴姜

維維聞會已入漢中引兵從沓中還艾追躡之大戰維敗

走還守劍閣以拒會艾進至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里鑿

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艾以糧自裹推轉而下將士

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至江油以書誘漢將諸葛瞻瞻斬

其使列陣綿竹以待敗績漢將軍諸葛瞻死之瞻子尚曰

父子荷國重恩不卒斬黃皓使敗國於民用生何為策焉

冒陳而死艾五蓋切會十季名駱谷在洋州真符縣通鑑

百六十里筌蹄云南北相當故曰子午自杜陵直過南山

徑漢中狄道縣屬臨洮甘松谷中蜀地在狄道西南以地

票注十八

魏吳四十六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東崖堂藏

而巳是時鄧艾 孤軍深入使漢

之君臣能竭為 死守未必遽爾

滅亡後主庸才 既不知國君死

社稷之義譙周 諸人又輕以其

國予賊其視堪 同死社稷之言

與大異於昭烈 之廣而死之節

嗚呼甚雖已死 其言至今凛凛

猶有生氣帝禪 有子如此而不

能聽用其言可 謂上愧乃父下

愧乃子矣又胡



曰劉禪得眾賢扶持僅能守國未年用一黃皓遂至覆宗黃皓之為小人固亦非淺也者矣  
補按孔明自有三顧命一旦不離左右盡計盡忠德亦能納之無疑君臣之間相成魚水昭烈明後主庸不亮復氣遺詔輔翼之死竟其子瞻其孫尚皆能盡忠死節徐子曰雖其資質有過人者亦家法有自也孔明可

艾至成都出降  
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謀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艾至成都帝出降魏封為安樂公帝在位四十一年  
改元者四曰建興延熙景耀泰興石自高帝元年乙未至後帝禪炎興癸未凡二十六帝通四百六十九年而漢亡

魏司馬昭  
侯皓立  
五年劉玄二十年在內  
吳主休歿謚曰景皇帝兄子烏程侯皓立  
魏司馬昭先是已受九錫已而進

魏晉書卷之三十一 東晉書

謂有子有孫孫  
補按司馬昭為晉王咸熙元年三月也  
補按司馬炎繼父晉王爵等受魏禪故建國號自元帝都江東稱晉帝以前為西晉乃對東晉而言也  
補通鑑云司馬炎字安世宣王懿之孫文王昭之長子文王廟景太祖故帝廟子世祖  
補綱鑑云初晉王昭娶王肅之

西晉世祖或皇帝姓司馬名炎河內人昭之子懿之孫也  
昭為晉王議立世子議者以炎髮委地手垂過膝非人臣之相遂立已而嗣為王即帝位追尊懿為宣皇帝師為景皇帝昭為文皇帝大封宗室晉有滅吳之志以羊祐都督荊州事吳以陸抗都督諸軍祐與抗對境使命常通抗

西晉  
甲申闕正統一年

大封宗室  
羊祐  
使命常通  
王昭娶王肅之



女生及後以  
 性孝友多才藝  
 清和平允名過  
 於炎昭愛之常  
 曰天下者景王  
 之天下也吾百  
 年後大業宜歸  
 彼炎立髮委冠  
 手垂過膝羊琇  
 又教以具祭時  
 政所宜損益豫  
 記以備訪問昭  
 欲以彼為世子  
 山濤曰廢長立  
 少違禮不祥費  
 允何曾裴秀曰  
 中撫軍聰明神  
 武有超世之才  
 人望既茂天衣  
 不修  
 吳帝  
 德政  
 遺枯酒枯飲之不疑抗疾枯與之成藥抗即服之曰豈有  
 醜人羊叔子我枯務修德政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  
 不掩襲抗亦告其邊戍各保分界而已毋求細利時吳主  
 皓不修德政而欲兼并使術士筮取天下對曰庚子歲青  
 蓋當入洛陽蓋謂銜璧之事而皓不悟用諸將謀數侵盜  
 晉邊抗諫不聽抗卒枯請伐吳議者多不同枯歎曰天下  
 不如意事十常七八惟杜預張華贊其計枯病求入朝面  
 陳晉帝欲使枯卧護諸將枯曰取吳不必臣行但平吳之  
 後當勞聖慮耳枯卒以杜預為鎮南大將軍督荊州軍事  
 吳主皓淫虐日甚預表請速征之表至張華適與帝其即

如此固非人臣  
 之相也  
 補通鑑云南州  
 民聞枯卒為之  
 罷市巷哭聲相  
 接吳守以將士  
 亦為之泣枯好  
 遊說山襄陽人  
 建碑立廟於其  
 地歲時祭祀望  
 其碑者無不流  
 涕因謂之墮淚  
 碑  
 補按左傳成公  
 十六年晉范文  
 子曰唯聖人能  
 內外無患自非  
 聖人外寧必有  
 內憂蓋釋楚以  
 伐吳為外懼也  
 如以固非人臣  
 之相也  
 推梓欽率贊其決帝許之山濤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釋吳為外懼豈非義乎時濤為吏部尚書濤昔在  
 魏晉之間與嵇康阮籍籍兄子咸向秀王戎劉伶相友號  
 竹林七賢皆崇尚老莊虐無之學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  
 落世事士大夫皆慕效之謂之放達惟濤仍留意世事至  
 是典選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人稱之為山公啓  
 事世子王侯太子曰世子使命之使去聲遺枯之遺去聲  
成藥合成藥劑醜醜同叔子枯字剌音克期也分音憤  
去聲母無同銜聲降者必銜聲以示降數音朝贊因而佐  
成曰贊一說助也美也亦通勞聖慮謂吳既平更久虞置  
推音退平聲評基局為外懼謂外既滅吳內具有患莫若  
制吳於外以安其內而為計之愈也愁音美向音餉老莊  
老子莊子預音眠入聲典選吏部典主選  
舉甄居延切察也啓事跪陳其事曰啓  
 票注  
 西晉世祖  
 四十八  
 東晉書



杜預出江陵王濬下巴蜀吳人於江積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江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先克上流諸郡預遣人率奇兵夜渡吳將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分兵與濬合攻武昌降之預謂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方略徑造建業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舉帆直指建業鼓譟入石頭城吳主皓面縛輿觀降封歸命侯遂符庚子入洛之讖自大帝至是四世稱帝者凡五十二年而亡

北軍 飛渡 補左傳杜註云 縛手於後唯見 其面便索云而 縛手於後謂之 反縛又謂之反 接 鳩據一云江山 足憑兵甲向眾 亦不免於面縛 臨登為臣辱也 可不畏哉

吳帝 面縛 與攬 降

江東以來通八十餘年濬音峻 績音寫 入聲水 渚有石曰 績錐 音追 鋒也 銳曰錐 筏音伐 梓 葉為之 礙五溉切 拒也 遣人 周旨 吳將 孫歆 降音項 平聲 下同 造音操 至也 石頭城在建業 面縛謂縛手於後 惟見 其面也 輿觀觀初觀切 棺也以車載棺示死罪 溯音素 逆 數也 司馬溫公曰 破虜以孤遠之兵 決忠憤之志 首犯 賊鋒 深蹂川洛 討逆以童子一旅之眾 揮馬箠 以下江東 者 儒宿將 狼狽失據 開地千里 真英才也 大帝承父兄之 烈 師友忠賢 以成前志 赤壁之役 策定慮以推大敵 非 明而有勇能如是乎 奄有荆揚 薄于南海 傳祚累世 宜矣 會稽景帝 皆明惠 敢決有先世之風 歸命驕復 殘虐深於 桀紂 求欲 不亡得矣

晉代魏十有六年 至太康元年而滅吳 又十年 帝崩 帝初即位 嘗於雉頭裘於太極殿前 以示儉 既而侈 縱後宮數千 常乘羊車 宮人植竹葉于門 洒塩以待之 羊 車所至 即留酣宴 與群臣語 未嘗有經國遠謀 自吳既平

補通鑑云 考異 曰 皓傳天紀四 年三月丙寅 殺 吳主孫皓 陶濟 從武昌還至申 主濬到受皓降 五月丁亥 集于 京邑 四月甲申 封歸命侯 補通鑑云 五月 吳吳孫皓與其 太子瑾等泥頭 面縛詣東陽門 詔遣謁者解其 縛 賜衣服車乘 田三十頃 歲給 錢穀綿絹甚厚 補按武帝既平 吳 頗善遊宴 志 於政事

英雄 頭髮



蓋去州都武備

謂天下無事盡去州郡武備山濤獨憂之漢魏以來羌胡

補便蒙云羊

鮮卑降者多處塞內諸郡郭欽嘗上疏謂及平吳之威

以二日引帝

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

漢魏居戎於內

制帝不聽卒為天下患帝在位改元者三曰泰始咸寧太

郡使當知五胡

康太子立是為孝惠皇帝雄頭裘釋文以雉頭毛為之案

之亂所由始觀

當獻此裘帝遂焚之救內外有獻奇枝異服者罪之插竹

郭欽之疏不行

洒塩皆欲以誘羊入也洒所蟹切去上聲處音并上去聲

便當知五胡之

雜胡謂戎狄之在塞內諸郡相雜而居

亂所以不可制

者宜正之於外也在位凡二十六年

補按雜胡謂鮮

孝惠皇帝名表性不慧為太子時納妃賈氏充之女也多

卑匈奴羌氏羯

權詐衛瑾嘗侍武帝陽醉跪于前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

之諸種

武帝悟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氏大懼倩外人具

補按武帝第二子

也諡法柔質慈

民曰惠

草代對令太子自寫武帝悅得不廢至是即位賈氏為皇

武帝即位以來

后預政皇太后楊氏乃帝母楊后之從妹父駿為太傅賈

往々有可觀者

璋以眾望用張華裴頠王戎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后雖凶

然暗於知子納

險猶知敬重與頡同心輔政數年之間雖暗主在上而朝

妃賈氏而廢五

野安靜戎與時浮沉無所匡救性復貪吝田園遍天下執

王之亂蔽於信

牙籌晝夜會計家有好李恐人得其種常鑽其核凡所賞

詭疎存齊玉而

枝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

失燕翼之謀昧

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號

於防惠重寵劉

三語樣是時王衍樂廣皆善清談行神情明秀火時山濤

淵而基亂華之

也按綱目西晉

禍蓋其以位為

載此事集覽云

樂無深長思是

也按綱目西晉

以惡運方新而

也按綱目西晉

災異狎至雖能

也按綱目西晉

而天下大亂宜

也按綱目西晉

矣

也按綱目西晉

標註十八史略卷之四十四



將無同為句將無猶言無乃得無之類海南王若虛曰將無同其意蓋言同也又程大昌曰不直云同而云將無同者晉人之語也

補松苗曰何晏偽儒孔門之罪人也按璋又顧熾四人共惠帝之氣亮倫二人文王之策周文王弟二子齊王攸之子顯宣王弟安平王子孫之孫大原王孫之子越宣王弟東

見之曰何物老嫗生靈馨兒然謾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衍弟澄及阮咸咸從子脩胡毋輔之謝鯤畢卓等皆以任放為達醜裸不以為非比舍郎釀熟卓夜至獲問盜飲為守者所縛且視之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魏時何晏等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衍等愛重之裴頠著崇有論不能救

陽與伴通尚音常疑事尚書難決之事草豪也預與同從去聲下同駿卓太后父亮宗室子自亮及胤凡八玉所出未詳姑注曰宗室子木栗皆武帝子也讀者詳之璋音韋宗室子顧音危上聲牙籌象牙筭子會音檜筭也種上聲名教禮義躬行自然清虛無為將無同殆將不同將音漿辟音壁三語掾言因將無同三語而得為掾也少去聲寧馨兒寧馨猶言如此通鑿註寧音寗寧馨由言阿堵之義蓋萌物之稱也蒼生猶言黎民胡母之母音無複姓裸音

武帝之孫高密王泰之子魏泰弟范陽王綏之子也胡曰何晏多論見於無遂以虛空為宗而遺失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為執而遺失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識知理矣宜有則有焉能強之使無宜無則無焉能強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為空虛之累空虛家即未嘗為形器之拘雖無思無

羅上聲露體曰裸比音鼻並也釀音娘去聲醞也甕音翁去聲罌也為守之為去聲畢吏部也卓時為吏部郎樂地之樂音洛論去聲下同著音猪去聲崇有論胡云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矣民鮮能久矣夫物有形者也事有逆者也理則無形迹可窺而有小大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者也無形迹可窺謂之有不可也有小大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謂之無不可也何如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為宗而遺失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為執而遺失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非聖人之正道也

太子適非賈后所生后廢殺之征西大將軍趙王倫矯詔勒兵入宮廢后殺之殺張華裴頠倫為相國淮南王允率兵討倫不克死倫殺衛尉石崇崇有愛妾綠珠倫嬖人孫秀求之不與秀誣崇奉允為亂收之崇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遂被殺倫自加九錫逼帝禪位黨與皆為卿相奴卒亦

賈后廢太子孫秀誣殺石崇倫加九錫

標註廿八史略卷二西晉孝惠五十一東山莊



齊王倫討

為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難開物成務而寂然之中未嘗有擾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補君遂昌曰張

華博物洽聞為

晉名人不能深

明去就之義委

身賊后雖曰數

年之間朝野安

靜然大本不立

豈能自免當其

與樓頽等逆官

機要則其昧於

危邦不入亂邦

不居之意多矣

惜哉

補丘瓊山曰臣

帝血粘

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齊王

同鎮許昌成都王穎鎮鄴河間王顓鎮關中各舉兵討倫

倫伏誅問輔政驕奢擅權顓使長沙王又殺之穎亦恃功

驕奢已而與顓舉兵反又奉帝及穎戰穎將陸機戰敗被

收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與弟雲皆為穎所殺機雲皆

陸抗子也穎進兵入京師為丞相已而還鄴顓表穎為皇

太弟東海王越奉帝命征穎穎遣兵拒戰于蕩陰乘輿敗

績侍中嵇紹以身衛帝被殺血濺帝衣穎迎帝入鄴左右

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穎奉帝還洛顓將張方

在洛遷帝於長安顓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為太弟東

張方

長安

東海

王越

未帝

還洛

按昔人有言晉

之亡大率中原

半為夷居劉淵

匈奴也而居晉

陽石勒羯也而

居上黨姚弋晃

也而居扶風苻

氏也而居臨

渭慕容鮮卑也

而居昌黎種族

日繁其居也飲

食非日趨於華

惟其樂暴貪悍

樂則無時而可

變也是以劉淵

一倡而并雍之

胡乘時四起自

長淮之北無復

晉士而為戰爭

海王越發兵西入長安奉帝還洛以越輔政成都王穎先

據洛陽已而奔長安又自武關奔新野遂北濟河收故將

士為頓止太子所執時范陽王虓據鄴送穎於虓未幾被

殺音聿謝以河出倫宣帝弟九子允宗室子衛尉九卿

之一主衛官掖者也貂蟬冠名貂音凋鼠屬通鑑注貂

內勁悍而外溫潤蟬居高清潔口在腋下因物生義以為

冠飾音俗繼也同俱永切文帝次子齊王攸子穎宗室

子河間郡屬河東間音潤顯音玉平聲亦宗室子又音川

宗室子華亭縣屬松江機所封也吸音麗鳴也為穎之為

為頓之為去聲越宗室子蕩陰縣屬彰德乘去聲侍中官

主侍中左右贊道眾事出則參乘者也沉音緩濯也更音

票註十八史略卷二西晉書卷五十二東晉書卷五十二



之場者幾二百  
年嗚呼後之人  
思為國家遠慮  
者晉之事可鑒  
也已

帝中

補綱鑑注秦始

皇鑄銅素軌在

長安宮城西掖

門外至魏明帝

時自長安徙至

洛陽宮門前晉

咸康初石虎又

徙於鄴有漢所

鑄銅駝二置在

宮門南四會道

頭夾路相對

補按華林園魏

明帝所建也

補綱鑑云劉淵

字元海李賢曰

甚於又也晉朝措置乖終如此其與漢之大臣既誅諸呂  
而復卻齊王禍根一斬而絕者豈不萬萬相遠哉論至食  
此則知平勃真社稷臣故社稷之危不旋踵而安  
晉朝無社稷之臣故國家之亂終無自而治也 ○帝食

麵中毒而萌或曰東海主越鳩之也帝昏愚天下大饑帝  
曰何不食肉糜華材園間蛙鳴帝曰彼鳴者為官乎為私  
乎左右戲之曰在官地者為官在私地者為私方賈氏專

政時人知將亂索靖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  
棘中耳趙主倫亂後諸王迭相殘滅天下大亂

眉粥也華林園在洛陽為官之為去聲  
下並同將亂之將音漿索蘇各切姓也 ○劉淵與于左國

城淵故南匈奴之後匈奴由漢魏以來臣中國其先世自  
以漢甥冒漢姓又約為在部帥生淵幼而為異博習經史

五部

自單于入居西  
河美稷之後種  
類繁昌難以武  
運魏武雖分其  
眾為五部祖大  
率皆居晉陽

補綱鑑注三百斤

歷志一斛容十

二百參重十二

銖兩之為兩十

六兩為斤三十

斤為鈞四鈞為

石

補通鑑云劉淵

即漢王位大赦

改元曰元熙追

尊安樂公禪為

孝懷皇帝作漢

三祖五宗神主

嘗曰吾耻隨陸無武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終灌無

文遇文帝而不能與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

姿貌魁偉初為侍子在洛豹死武帝以淵代為五部帥既

而為北部都尉五部豪傑多歸之及帝世以為五部大都

督成都王穎表為左賢王嘗使將兵在鄴淵子聰亦驍勇

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變弓三百斤淵從祖宣曰漢亡以

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

眾雖衰猶一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司馬氏骨肉相

殘四海鼎沸左賢王英武超世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也

乃相與謀推之淵說穎請歸帥五部來助既至左國城宣



而祭之立其妻  
昨延氏為王后  
注淵以漢高祖  
世祖照烈為三  
祖太宗世宗中  
宗顯宗肅宗為  
五宗云  
補通鑑云曜及  
長儀觀魁偉生  
招落高亮與眾  
不群  
補按七寸之七  
當作一通鑑云  
鐵厚一寸射而  
洞之洞貫也  
補通鑑注左國  
城蓋匈奴左部  
所居城也水經  
注曰左國城在  
汾州之左介休

李特  
入蜀  
李雄  
都王  
李成  
李雄  
郡屬順州今順慶府氏音低西南夷名廣漢郡  
屬四川今漢川為去声敗音拜雄特第三子  
○鮮卑慕

漢進攻成都為刺史羅尚所敗斬其首弟流代領其眾執  
復盛流死弟雄代攻走羅尚入成都至是自稱成都王  
巴西氏李特初以流民入蜀旬月眾二萬據廣

容慮自武帝時已為寇既而降以為鮮卑都督虜生既自  
遼東徙居徒河又徙大棘城及帝世慕容部愈盛  
音田上聲陸音項平聲銳音晃  
徒河未詳所在大棘城在遼東  
○鮮卑索頭拓跋氏先是

有管子晉武帝遣歸既而拓跋力微又遣其子入貢力  
微死子悉祿官立及帝世索頭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  
北祿官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子猗也統之  
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也弟猗盧統之晉人附者稍

乘中國大亂始四起  
索頭拓跋音生入聲拓音託跋音  
盤入聲釋文姓也其後為魏北史魏

乘中國大亂始四起  
索頭拓跋音生入聲拓音託跋音  
盤入聲釋文姓也其後為魏北史魏

乘中國大亂始四起  
索頭拓跋音生入聲拓音託跋音  
盤入聲釋文姓也其後為魏北史魏

乘中國大亂始四起  
索頭拓跋音生入聲拓音託跋音  
盤入聲釋文姓也其後為魏北史魏

乘中國大亂始四起  
索頭拓跋音生入聲拓音託跋音  
盤入聲釋文姓也其後為魏北史魏

乘中國大亂始四起  
索頭拓跋音生入聲拓音託跋音  
盤入聲釋文姓也其後為魏北史魏

乘中國大亂始四起  
索頭拓跋音生入聲拓音託跋音  
盤入聲釋文姓也其後為魏北史魏

乘中國大亂始四起  
索頭拓跋音生入聲拓音託跋音  
盤入聲釋文姓也其後為魏北史魏



掌之上欲東而東欲西而西莫適為主特一本偶人而已是以始焉不保母后始焉不保妻子終焉不保其身是皆其庸愚之故也

孝懷皇帝名熾當惠帝之十五年武帝子二十五人兄弟相屠之餘存者二人而已熾其一也素好學故立為太弟

至是即位十五年即永興元年二十五人名字未詳三人類熾是○成都王李雄稱

帝國號成案通鑑此下節事在惠帝光熙元年○漢主劉淵稱帝徙都平陽

遣其子聰及石勒等攻晉內郡以至洛陽勒武鄉羯人也先是嘗至洛陽倚上東門長嘯王衍識其有異後為廢已

李雄稱帝  
成國號  
劉淵稱帝  
石勒為放

永興光熙晉書  
永康永康太平  
永康永康太安  
永興光熙永寧  
是八也

徵天  
入援兵

五子也謚法慈仁短折曰懷補懷帝紀石勒執大尉衍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行其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言自少無官情不豫世事因勸勤稱尊號冀以自免勅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官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

曜王彌石勒皆會遂陷洛陽執帝送平陽尋被殺荀崧曰資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采足為守文信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舉而有流亡之禍矣

劉聰攻陷洛陽

補懷帝紀云帝壽三十歲而為漢將執歸殺之補愍帝紀云懷



帝遇害即位於長安在位四年亦為漢將執而弑之壽四十八歲謚法禍亂方作曰愍又在國遺言曰愍

索琳

補黃直翁曰古文大雅小雅亦雅字作足今文皆作雅按所以是本註以足為音雅也

石虎

補通鑑云安定太守賈疋與馮翊太守索琳謀復晉室乃共帥眾向長安劉曜眾大敗

漢兵

連陷

曜送平陽聰享群臣命帝著青衣行酒洗爵又使執蓋後

皇帝

帝在位六年改元者一曰永嘉秦王立於長安是為孝愍

孝愍皇帝名業吳王晏之子武帝孫也封秦王洛陽既陷

荀藩秦王趨許昌時年十二己而索琳迎入雍州刺史賈

疋等奉為皇太子建行臺殺疋劉允領雍州懷帝凶問

至王即位於長安業通鑿作鄴索蘇各切雅去聲九州之

劉允索琳屢敗之未幾漢兵連陷諸郡逼長安先陷外城

劉允索琳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饑甚帝出降漢將劉

曜送平陽聰享群臣命帝著青衣行酒洗爵又使執蓋後

遇害帝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建興西晉自武帝至是凡

四世五十二年瑯琊王立於建業是為中宗元皇帝敗音拜幾

如字著音張入聲○子寶論曰晉宣帝以雄才碩量應時

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

而和人善於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大祖繼

業咸熙異圖用融前烈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

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

荒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謗雖大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

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

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國政迭移於亂

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嶽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

票

注

十一

史略

卷三

西晉考

五十六

東晉



<p>曜帝乘羊車肉 祖出降群臣号 泣策車帝亦悲 不自勝御史中 丞吉朗歎曰善 智不能謀勇不 能死向忍君臣 相隨北面事賊 虜矣</p>	<p>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 為高而笑勤恪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于舅姑有 殺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 大壞風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木守丈之主治之猶懼致禍 况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以權臣愍 帝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亦不 能復救之矣</p>
---	--

標註十八史略卷之三終







特34

712

卷一	...
卷二	...
卷三	...
卷四	...
卷五	...
卷六	...
卷七	...
卷八	...
卷九	...
卷十	...
卷十一	...
卷十二	...
卷十三	...
卷十四	...
卷十五	...
卷十六	...
卷十七	...
卷十八	...
卷十九	...
卷二十	...
卷二十一	...
卷二十二	...
卷二十三	...
卷二十四	...
卷二十五	...
卷二十六	...
卷二十七	...
卷二十八	...
卷二十九	...
卷三十	...
卷三十一	...
卷三十二	...
卷三十三	...
卷三十四	...
卷三十五	...
卷三十六	...
卷三十七	...
卷三十八	...
卷三十九	...
卷四十	...
卷四十一	...
卷四十二	...
卷四十三	...
卷四十四	...
卷四十五	...
卷四十六	...
卷四十七	...
卷四十八	...
卷四十九	...
卷五十	...